



正視

電子報

38

2006.12.16

得信猶如恒沙金粟，亦如盲
龜值浮木孔，如是遇如來應
供等正覺如來藏經。

增一阿含《鶡掘魔羅經》卷四

Having faith in the thus-come-store dharma is as rare as finding gold grains in the sands of the Ganges, or as a blind turtle coincidentally running into a hole in a piece of drifting wood in the sea; these exemplify the situation(s) of those who encounter the thus-come-store sutras of Thus-come One.

The Angulimaliya Sutra, Vol. 4

一般學佛人初學佛時，或是久學而被未悟的大法師誤導了，知見如同世俗人一樣的執著意識覺知心自我，對於「入涅槃就是滅盡十八界自我」這個真實義，當然無法接受，當然會大加反對。

《阿含正義》第二輯

For ordinary Buddhist beginners, or veterans who have been misled by famous but unenlightened dharma masters, their knowledg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worldly people who attach to the self of perceptive mind-consciousness. They cannot accept the true meaning that “to enter nirvana is to eliminate the self with all eighteen divisions of sense”, and will certainly oppose it strongly.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2

正覺電子報第38期

本期目錄

- ✻ 《鈍鳥與靈龜》(十三) ----- 平實導師 1
- ✻ 《我的菩提路》(二十二) ----- 林明佳 16
- ✻ 《學佛的覺醒》(三) ----- 正枝居士 27
- ✻ 上帝萬能神化的幻滅 ----- 正犀 41
—— 評電影《王牌天使》
- ✻ 大溪正覺選佛場 ----- 正國、正玲 54
—— 動土典禮點滴
- ✻ 「布施」相略探(二之二) ----- 正誠 73
- ✻ 精進——佛以岸喻度難陀比丘 ----- 佛典故事選輯 88
- ✻ 般若信箱 ----- 94
- ✻ 法義是非應分明 ----- 117



(連載十三)

今由禪門史實考證之結果，證實了大慧「患背捨報」故事，乃是虛假言語；若是無智之人，往往因為聽聞他人妄說大慧虛假事實之言，轉而不信大慧之看話禪，就可能失去證悟之機會，反而因此墮入虎丘後人所傳的離念靈知默照禪法之中，永遠不離意識，誠為可憐之人。若是佛教研究者，在未深入研究考據之前，就先以道聽塗說一面之詞而信以為真，並且落實於文字上而梓行流通，就不是負責任的學術研究者應有的行為了。

又據李乃龍先生的考證：【有一天，胡帥發下命令，要「召請」京城各寺的名僧大德，而且指名要請天寧寺的宗杲禪師，前去切磋請教佛門大道。表面上是邀請，其實是要綁架一批中原名僧，為其掃滅中原文化做準備。克勤大師聽到消息後，便對著眾僧說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宗杲禪師年輕，是天寧根本，不可輕出。老衲這一把朽骨頭了，正好去超度這



群屠夫。』然後又神情莊重地對宗杲禪師說道：『天寧寺往後就靠你了！』克勤大師已讓侍者備好了行李，拿起禪杖就要往外走。宗杲禪師一把將他拉住：『師父請安坐。宗杲蒙大師栽培，今日正是報恩之時。再說，宗杲大事已了，也是報答師父和天寧寺的時候了。就讓宗杲走一趟吧！』克勤大師搖了搖頭。宗杲禪師跪了下來，僧眾也齊刷刷地跪了一地，紛紛要求捨身餉虎狼，以求得佛門清淨。克勤大師無奈，只得答應讓宗杲禪師前往。但宗杲禪師一人去，他委實放心不下，便又指派淳上人同行。多一個人，多少能相互照應一下。

十餘位汴京有名的禪師，被強行集中到金明池館。禪師們都明白當下的處境，他們被當成俘虜了。平日裡痛罵胡虜，今日卻為胡所擄。有人苦笑。他們倒不擔心有性命之危，佛子並不是金人屠殺的對象，但卻極有可能被擄到遙遠的冰天雪地。一想到從今別卻汴京路，一想到從此只能化作啼鴉帶血歸，有人便潸然了。但宗杲禪師卻無所畏懼，整天與同擄的有名禪僧密三藏探究佛理禪趣，議論風發。大眾都深深敬服宗杲禪師，推舉他為宗主。宗杲禪師勸慰大家：『諸位老宿，且莫傷心，還沒到山窮水盡處。再說，這金明池館是個牢獄，外面的世界何嘗又不是個牢獄，不同的只是一小一大而已。』眾禪師一聽，說得也是。人生何處不可修行？於是大家都參禪打坐，各自入定去了。

次日早上，眾禪師被叫到一間屋裡席地坐下。對面是一張八仙桌，桌上沒有他們所習見的香爐，代替裊裊香煙的是騰騰殺氣。桌後沒有身披袈裟的方丈，而是身著甲冑的酋帥，酋帥

兩邊各站著四名虎背熊腰的胡兵。面對一群虎狼，禪師們心地非常坦然，何憂何懼，順其自然吧。

『眾位方丈稍安毋驚，本帥把大家請來，別無他意。據說大家都是汴京一流的禪師，本帥今日只想領教佛法如何高深，不知諸位肯不肯賜教？』酋帥一口勉強能聽懂意思的漢話，那屬詞造句卻出人意外地雅。眾禪師既不點頭也不搖頭，都看著胡帥，等著他的下文，一時間冷了場。『據說佛光普照閻浮提（世界），為什麼佛法卻不能在我大金朝裡流行呢？』眾方丈一聽，面露猶疑之色。大家平時都只是宣講佛法奧義，指示修持路徑，無人注意到這個問題，一時不知從何答起。於是都把目光投向以辯才聞名叢林的佛日大師。宗杲禪師也讀懂了大家目光裡的意思，遂起立道：『衲僧生性直率，望大帥聽後勿發雷霆之怒。』胡帥忙伸手一指宗杲禪師，道：『請講！請講！』宗杲禪師眼睛直視對方，緩緩說道：『我西天佛祖當年慧眼普觀天下，見我東土慧光隱隱，是個可以弘法傳教的方域，於是便派達摩祖師東來傳佛心印，直指本元心地。貴國人民喜歡披堅執銳，樂於刀劍弓馬，善於勇力搏鬥，食肉寢皮，殺氣太重，怎能明白佛法心印？所以暫時還難以得度。』

宗杲禪師的聲音不大，眾僧聽來卻字字如雷，大家的臉上都露出了自豪的氣象。胡帥的臉卻不白，也看不出紅來——他的臉原本就是紅的。聽了這話，他呵呵笑了：『你就是佛日大師吧？』得到肯定的回答後，胡帥又道：『果然名不虛傳，本帥開眼了。我平生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人如麻。在佛的眼裡，我恐怕算得上是十惡不赦的人了吧！不知你如何看我？』



如果我要皈依佛門，佛還要不要我？』『佛門清淨，佛法無邊，什麼人超度不了？善人來了也超度，惡魔來了也超度。』宗杲禪師說到這裡，話鋒一轉，毫不客氣地答道：『恕我直言，大帥如此氣焰，還是一個惡人，難登佛界，必下地獄！』幾句話如獅子怒吼，石破天驚，震得滿屋子嗡嗡作響，這回連胡帥的臉都白了。

不等胡帥發作，宗杲禪師又話鋒一轉，娓娓而談：『只是我佛慈悲，護佑善人，不念舊惡。昔日的廣額屠兒，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聽聞佛法後，放下屠刀，便證阿羅漢果。大帥只要誠心懺悔，放下屠刀，消除殺氣，喚醒生機，便可認清本來面目，投進我佛懷抱！』這一席話，讓所有的人臉上又都有了血色。

『佛能普度眾生，也能護國保民嗎？』胡帥面帶誠懇地問。『能！』宗杲禪師信心十足地答道。『宋朝佛寺如林，僧尼如蟻，香客如潮，算得上是禮佛心誠了吧？為什麼不能得到佛祖的護祐？為什麼不敵我大金皇朝？』胡帥覺得自己終於得了先籌，得意洋洋地問。胡帥的衛兵也咧開嘴笑起來。宗杲禪師和眾方丈覺得臉上火辣辣的，愛國豪情驟然而生，氣壯山河：『消息盈虛，因果相續；冤冤相報，何時可了！大宋朝之今日，誰能說不是你國之明日？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大帥好自珍重！』（註：宋朝重用奸相秦檜，殘害忠良；後來更逼迫大慧宗杲，抵制正法，當然無法獲得佛祐。）

胡帥聽罷，恍然若有所失。這些得道高僧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殺之無益，反而更會激起民憤，倒不如放了，也許會收

絡一些民心的。於是，便斯文起來，對著大眾說道：『大師所論，不無道理。日後有緣，再行請教。請眾位方丈各回本寺去吧。本師這裡就不送了。』半晌，眾方丈才回過神來，一場大厄就這麼解除了嗎？是的，佛門大厄就這樣被宗杲禪師的廣長舌輕輕地化解了。眾方丈不約而同地合掌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

大家都記住了佛日大師。天寧寺記住了，叢林也記住了，士林也記住了。多年以後，淳上人前往江西看望宗杲禪師，呂居仁在送別詩中，對此還念念不忘，詩云：杲公昔踏胡馬塵，城中草木凍不春；胡兒卻立不敢問，其誰從者淳上人。袖手歸來兩無語，而今且向江西住；雲居老人費精神，送往高安灘頭去。】（李乃龍著《宗杲大師傳》頁 117～122。佛光，2004.11）〔編按：以上引用之文章內容，本刊基於尊重原著之原則，基標點符號皆依原著所使用的標示。唯段落方式因本刊版面篇幅有限，故貼做調整。原著之段行位置，若本刊所列與基不同之處，皆以一全型之空格表示之。〕

由種種史實紀錄，可知 克勤與大慧師徒之間，從來不曾有過任何不悅；而 勤大師歸鄉返蜀時，吩咐大慧主持雲居山，但大慧只願追隨奉侍 克勤年老，對於雲居山名剎住持之位並無意願，不肯就職； 勤大師欲逼他就職，故意不讓他追隨返蜀；但是大慧早已知悉道元禪師一心想當雲居山住持、法主之位，無心與他爭執；所以大慧送走 勤大師以後，反而主動收拾行李，退居後山已經破敗了的古雲門舊址，以茅草搭建陋屋安身，不與道元禪師爭奪住持大位。所以，虎丘後人編造歷史事故，妄說大慧心性惡劣，藉以詆譏大慧宗杲，其實都不符歷



史事實。

編造故事以抑大慧者，非僅如是一件，所在多有，然而因係編造，故其中互相矛盾者極多，不煩一一枚舉也！今復別以李商老身歷之故事，證明妙喜宗杲絕非忘恩負義之人，怎有可能辱罵根本上師之 勤大師？據《禪林寶訓》卷三載云：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峰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繭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

如是心性之大慧宗杲，對與其熟識的老師兄在家居士，都能如事父兄一般的對待，又豈有可能對法身慧命父母而且是出家身的 勤大師，作出忘恩負義、人神共憤的事情來？

又據《禪苑蒙求拾遺》卷一載曰：

《大慧武庫》曰：師（大慧）每歲得時新，必先供佛及圓悟，然後敢嚙。謂左右曰：「非佛與老和尚，我安得如此？」

然而大慧心性淳良之故事記錄，其實非僅如此；凡有供養大慧僧衣者，大慧皆先供佛；撤下之後則皆送往克勤圓悟方丈室中，若其不用，賜下與大慧之後，則又往往分與諸人，少有據為己用者。如是心性，世所難見，豈可能是毀罵其恩師 克勤

圓悟者？作是罵者，心行不可謂之為端正也。

又如《禪林寶訓》卷三載云：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為法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由此可知：舉凡破邪顯正而得罪錯悟大師之人，不必等待捨壽以後，當時之世即已必定被錯悟之人造謠無根誹謗也！如今平實豈非現成事例？何況大慧當年極力破斥邪說，以顯正法之異於邪說者，何待入滅方才遭謗？

又如《禪林寶訓》卷四載曰：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為先，可親不可疏，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溲；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鑊邪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而得罪了秦檜，被貶到閩南衡州、梅州〕。」

可見大慧之心性，威武不能逼，利誘不能降。如是正義凜然而又不貪私利之人，報恩於勤大師尚且不及，怎有可能辱罵有大恩於他的勤大師？

又如《禪林寶訓》卷四記載：



侍郎尤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佚豫為，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侈，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為終身之戒。」

大慧禪師之為人，心性本淨，雖然一世斥責錯悟之師，私心之中實則欲以之幫助錯悟之師得以證悟也！所以他的破邪顯正，並不是像有些禪師一樣的前去踢館，讓錯悟大師很沒面子；他只是作評論，期望錯悟大師聽了以後能夠自行改正，不會使錯悟的大師當眾沒面子，這其實都是悲心運行之大作為也！只有對錯悟而又不肯改正的師兄弟，才會比較激烈的破斥，但也都只是藉此幫助他們證悟的手段。大慧宗杲心性之淳良者，本已如是；而心性之改變，絕非數十年間所能轉易，當知皆是多劫所修方能轉易至此也！如是性尚謙虛、不趨權勢、不苟利養之心性者，怎有可能一時忽然之間就變成忘恩負義而罵辱大恩師之人？

大慧禪師悟後之心性，廣為時人所知，而其悟前之心性如何？且觀此一歷史記載，《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卷四云：

妙喜老祖在湛堂會中，持茅、書雲峰語，以自警。湛堂曰：「此子，他日必任重致遠。」

語譯如下：【妙喜老祖宗，他以前在湛堂文準禪師會中，當時尚在求悟階段，他就取了茅草作筆，書寫雲峰禪師之訓誡學人話語，用來警醒自己不犯。他的師父湛堂文準禪師說：「這個

人，以後必定是任重致遠的人。」】由是可見其時時自警之心性也！焉得是虎丘一脈後人所責之忘恩負義而當眾斥罵有大恩於他的 勤大師之人？

又大慧禪師心性，素來不爭，史有明文記載，譬如《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卷四記載 克勤大師〈與耿龍學書批〉：

妙喜示來教見，矻矻於此，意況甚濃，真不忘悲願也！而以宗正眼照破義路，情解透見肝膽，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後昆習窠臼、守箕裘，轉相鈍致，舉世莫覺其非，大家隨語生解，祖道或幾乎息矣！……杲佛日〔大慧禪師〕一夏遣參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茆隱遁，其志甚可尚。今令謙〔開善道謙〕去，山叟為書數語及疏頭，亦與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也！渠欲奉鋤，正在高裁也。克勤啟上。

可見大慧宗杲心性不喜夤緣，好樂隱居，豈是性好與人相爭者哉！如是之人，而謗他為辱罵 勤大師之惡人，豈有公理？

虎丘一脈後人對大慧之無根誹謗，實已到了令人覺得匪夷所思的地步；然而傳說之事，都不可隨便相信而轉言之，否則即成無根誹謗賢聖，其業果皆須後世自受，無人能代之也！如是妄謗之事，古已有之，並且是對證量極高之大慧宗杲生謗，而且是極嚴重的無根誹謗，譬如《山菴雜錄》卷一載云：

叢林中，道聽之說皆不足徵。後世傳：「大惠與佛智，同參圓悟；悟偏愛佛智，而大惠常不平。後佛智住育王，〔佛智死後〕大惠踵其席；託以沙水不利，發其塔而



〔佛智〕真身不壞，〔大慧〕以鑊鑊破其腦，灌油而焚之。」果爾，可謂慘戚之甚；常人尚不忍為，而大惠忍為之哉？嘗讀佛智塔銘，乃「闍維，葬舍利」，未嘗有全身入塔事。

佛智禪師的《塔銘》明明記載著：佛智死後是經過火化以後，將其舍利子入塔供奉，並不是全身入塔安葬，怎會有後來大慧禪師發塔，再以尖嘴鋤敲破佛智屍身頭腦而灌油焚燒之事？虎丘後人編造如是假事以誣大慧，世人若未先加以考證者，便受其瞞；大慧名聲當時即受損害，由此緣故，禪和便將因為輕人而輕大慧之看話禪法，坐失證悟之機會。

此一捏造之事實，其實是虎丘後人張冠李戴而編成的假故事，有文為證：

大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為己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瑯琊廣照公安圓鑒居眾時，汾陽禪師令其探明安宗旨，在大陽，因平密授；明安嘗云：「興洞上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云：「有平侍者在。」明安以手指胸云：「平此處不佳。」又捏拇指叉中示之云：「平向去，當死於此耳。」暨明安遷寂，遺囑云：「葬全身，十年無難；當為大陽山打供。」入塔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遂作「李和文都尉所施黃白器物」書於塔銘，而實無也。平後住大陽，忽云：「先師靈塔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中耆宿切諫平，平云：「於我有妨。」遂發塔，顏貌如生；薪盡儼然，眾皆驚異。平乃鑊破其腦，益油薪，俄成灰燼。眾以其

事聞于官，坐平「謀塔中物不孝，還俗。」平自稱黃秀才，謁瑯琊；瑯云：「昔日平侍者，今朝黃秀才。我在大陽時，見爾做處。」遂不納。又謁公安，安亦不顧。平流浪無所依，後於三叉路口遭大蟲食之，竟不免大陽丫叉之記。悲哉！（《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卷一）

如斯編造事相而無根誹謗賢聖者，出現於明朝洪武年間，其實正是虎丘一脈後人故意張冠李戴而說者，與上載大陽平侍者之故事一模脫出，目的無非誣蔑大慧之人格，令人從此不信大慧的看話禪行門，改依天童山的默照禪所證離念靈知方法而修行之。事實上是將大陽平侍者掘屍、鑿破屍首、灌油焚燒以取其財的事，套於大慧頭上，其說不實。復次，大慧一生始終都受 勤大師之青睞，不曾受過冷落；乃至終生都以大慧為首座，而大慧又始終都對名山大院住持之位不感興趣，乃至被任命為住持之後尚且棄之而去，怎有可能因為與佛智相爭育王山住持之位，所以生恨破壞佛智屍身的事？更何況大慧當時已被秦檜貶至閩南，焉能有相爭於佛智的事情？後來被放回之後，諸方名山邀之，大慧同樣都推辭不就，後來是宋高宗以詔命強制他前往育王山住持，方才不得不應命住持育王山；所以 大慧從來不曾與佛智相爭過，怎會有掘佛智屍身焚燒及破腦灌油再燒等事？假使真有此事，只能說編造這個故事的虎丘後人瘋了：因為佛智死時是先火化以後，再以舍利子入塔供奉的，焉有屍身可供大慧挖掘焚燒？

至於大慧罹患背疾腐爛破洞、塞以棉花而死之事，也是套用大慧禪師《宗門武庫》中之典故，用以誣蔑大慧禪師：



和州開聖覺老，初參長蘆夫鐵腳，久無所得。聞東山五祖法道，逕造席下。一日室中垂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和尚為座元，祖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語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為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嗣夫〔乃拋棄五祖的法脈，改為繼承長蘆夫鐵腳的法脈〕，不原所得〔不承認以前在五祖法演座下所得到的如來藏是正法〕。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擣，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卷一）

這和前一謗中所說的「大慧掘屍、破腦、火焚」等事，都同樣出於大慧禪師《宗門武庫》，只是將人名與細節改換而已。

因為私心、嫉妒而誹謗賢聖之事，古已有之，不勝枚舉，正謂此界是娑婆，多有五濁之惡世眾生也！今再舉一例以小證之，智者以故得辨真偽也！譬如古時錯悟者，極厭惡玄沙禪師大力破邪顯正，便捏造事相以謗玄沙師備禪師，非僅誣謗大慧而已；據《林間錄》卷二載曰：

又曰：「玄沙欲出家，懼其父不從；方同捕魚，因覆舟溺死之。」玄沙天資高妙，必不爾。獨不知何所據？便爾不疑！此直不情者記之以自藏，安知誣毀先德為罪

逆，必有任其咎者？不可不慎也！

玄沙師備乃是一代大師，證量極深；然而錯悟者都不思量自己錯悟之過失，但見玄沙拈提其師之錯悟，便捏造虛假之事，謗曰：玄沙想要出家，其父不許，所以與其父一同捕魚時，故意翻船溺死其父。如是捏造無根誹謗之言，後來落實於文字者已有如斯之鉅，其未落實於文字者，當知不計其數。如是之事，同於藏密掘藏之手法一般無二：都是先代寫好之後，故意藏於岩洞之中、或藏之於民間，以俟後世忽然有人閱之，便可據以為實而廣為流傳。是故虎丘紹隆之後世傳承弟子故意以文筆記之，再由後世弟子據以流傳之，如同誹謗玄沙禪師殺父之故事，如出一轍，並無二致；智者聞已，即知虛假；唯有愚人信之、引之、說之、謗之，愚豈可及哉！

大慧心性一向與人無爭，喜愛隱居，怎有可能因為爭位奪權而造惡事？又如《僧寶正續傳》卷六載云：

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圓悟在蜀聞之，囑丞相張公德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

又如《佛祖綱目》卷三十八載云：

道顏，號萬菴，久參克勤，微有省發。洎勤還蜀，囑令依杲。仍以書教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杲居雲門及洋嶼，顏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丙子，杲過九江，守請住圓通，三辭不獲，因舉顏補其處。

如是不求世法利得、不求名聞諸方、不求住持之位、不想在人



間出頭之人，其心性當屬淳良德厚之人；心性淳良德厚者，感師助悟之恩，尚思無以回報，而願一世應命擔任 勤大師之首座，從來不謀住持之大位。乃至 勤大師返蜀歸隱時，指定大慧住持雲居山大道場，大慧尚且在 勤大師離去之後，隨即收拾衣物登上後山古雲門舊址，誅茅隱居而主動放棄雲居山住持大位，讓與久已垂涎住持大位的道元禪師；如是心性無爭之人，焉有可能是故意誹謗其大恩師者？

今者平實多所考證之原因，非為大慧求取平反；因為大慧既已捨壽千年，平反並無實義，亦對大慧禪師的證量無所增益或貶損；而且大慧之心性對於名聲都不在意，故此考證者實有別因：謂若有人誤信種種無根誹謗之言者，則必於大慧之妙法不生信樂；不生信樂故，則或排拒之、或踵隨誹謗之；前者則失證悟之因緣，後者則成無根誹謗賢聖之罪；二者皆不利於學人。以是緣故，不惜耗費時間與精力，作種種考證與辨白，欲令大眾復生大信於大慧宗杲，如是豈唯免除口業？進而更可修習看話禪功夫，求覓宗門之悟，庶幾一念相應而入菩薩七住位及聲聞初果人中，頓超菩薩道第一大阿僧祇劫三十分而有其七。苟能如此，快慰平生，其慶也何如？

大慧中年初住徑山時，他心中牽掛的又是什麼事情呢？據《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六記載：

晚，自徑山來秣陵，見浚，垂涕言：「先人不幸無後，某之責；家貧，何所仰？願乞一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浚為惻然、興歎，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師親。後既退居明月堂，冒暑走其鄉，上塚葺治，所存蓋如此。

語譯如下：【晚間，大慧宗杲從徑山來到秣陵，看見丞相張九成時，他掉下眼淚來說道：「先祖不幸而沒有後人傳承香火、隨時上供，這是我的責任（大慧是奚家之獨子）；如今我的俗家父母親也變得貧窮了，如何有所仰賴存活？只得向您乞求一個人，供作俗家父母的供給走使之用，卻須要藉丞相的世間名聲德望，才容易得到世人看重而願意服侍我的老父母。」丞相張浚聽了以後，心中也感到難過，也對大慧的孝心興起讚歎之心，所以就奏請皇帝恩准：以大慧的堂兄弟道源，來奉侍大慧禪師的父母親。後來大慧年老而退居明月堂時，也不顧夏天的暑氣逼人，仍然遠走家鄉，親自為先父母上墳除草掃墓，他心中所存想的事情，竟然到這個地步。】

大慧既是心性如是淳厚之人，豈有可能是忘恩負義之人，而對有大恩於他的根本上師 勤大師加以當眾辱罵耶？有智之人思之即知也！所以虎丘一脈後人之造謠無根誹謗大慧者，不可信也！（待續）





(連載二十二)

林明佳見道報告

- 一心頂禮歸命 十方常住三寶
- 一心頂禮歸命 本師 釋迦牟尼佛
- 一心頂禮歸命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 一心頂禮歸命 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 一心頂禮歸命 大勢至菩薩
- 一心頂禮歸命 平實菩薩摩訶薩
- 一心頂禮歸命 監香菩薩摩訶薩
- 一心頂禮歸命 護三菩薩摩訶薩

一、學佛因緣——所求果遂生謙恭

弟子是一個缺乏自信卻十分功利的人，然而正因為這兩個缺點，使弟子能謙恭地信受佛法。記得小時候一遇到考試，就會神經緊繃，不停地拉肚子，當時總覺得自己既沒用又渺小。小學三年級時，間接聽到「持六字大明咒」的好處，就謹記在

心，以後考前六神無主時，就拼命唸「唵嘛呢叭吽吽」，容易緊張的毛病因而逐漸減輕。上了國中，弟子希望功課進步，以便考上好的高級中學，便開始每天課誦七遍《心經》，果然因此順利地上了理想的學校。

然而，高一下學期，弟子察覺自己程度太差，當時又聽到「誦金剛經可以開智慧」，就開始幾乎每天課誦一部《金剛經》，希望可使自己的求學過程一切順利，果然成效顯著，從此對《金剛經》信受奉行。上大學的前夕，弟子反觀自己在考前會吃素祈願，求諸佛菩薩加被弟子，一旦如願後，就恢復舊習大啖美食，想來十分慚愧，於是決定效法家中的三位大菩薩，開始吃素，悲憫眾生而慈心不殺故。

有一天母親對弟子說：「既然信受觀世音菩薩，就應課誦大悲咒，以發大悲心。」弟子轉而反省自己，在遇到困境時，唯恐自身力量不足而做得不好，就乞求觀世音菩薩加被，因為觀世音菩薩向來十分靈感，因此弟子總能如所願。然而反觀自己嚴重缺乏同情心，心地不調柔、淚腺不發達，即使遭到處罰或挫折，也鮮少掉淚。為了避免愧對觀世音菩薩，弟子下定決心調柔心性，發菩薩大願，也學習如何悲憫眾生，便開始課誦大悲咒；果然悲心漸起，連螞蟻也不敢輕易傷害；之後參加法會，甚至會痛哭流涕，懺悔自己過往的種種罪惡。

綜觀弟子信受佛經的過程，開始時只是功利取向，希望達到某種目的，卻又知道自己能力有限，經由善知識的告知，轉求諸佛菩薩加被；之後反觀自己只求不給，慚愧不已，於是轉而漸除自己的性障，以報佛恩。再者，課誦經典的過程中，也

慢慢具足弟子對經典及佛法的信力，及瞭解諸佛菩薩廣大無邊的威德力，進而發願行菩薩道。

二、共修因緣——家姊接引入佛門

家姊早年病苦纏身，全家人隨著她病情的起伏，活在未知的恐懼中，尤其媽媽最辛苦，陪她進出醫院無數次，情況數度危急；期間數次遇到基督教的義工，好言相勸，加以威脅利誘，家姊始終道心堅固，不願改變信仰。一九九七年，弟子的父母和姊姊，經由張老師的引介，進入了正覺講堂學佛，每逢週一晚上，三人都會排除萬難（共修前，家姊的色身總會莫名其妙的出狀況。然而一起去共修，只要進了講堂，那些症狀就會自然消失），因此媽媽總懷著歡喜心去共修，至今始終如一，令弟子印象格外深刻。之後遇到講堂辦的法會，家姊便想盡辦法哄騙弟子一同前往，遇到每週二上平實導師的課時，家姊則會告訴弟子：「妹妹！一起去上課啦！平實導師很會說法，保證你不會後悔。」現在回想起她運用的種種善方便，讓弟子更感念她的慈悲。

後來，當弟子面對大學聯考的壓力時，心情焦躁緊繃，深怕一個閃失就搞砸了；承蒙張老師教導無相念佛的方法，讓弟子能定下心來，專心準備考試。至今弟子還記得開始學無相念佛時，心很粗糙，必須將很大團憶佛的念壓在眉心，才不會散失；經過長期的鍛鍊，才逐漸抓到訣竅，憶佛的念才能由大變小，進而轉為無相。上大學後，時間不能配合，因此無法持續共修；承蒙張正圓老師的慈悲，讓弟子在寒暑假時，都能旁聽張老師的課；感謝正圓菩薩摩訶薩的慈悲攝受，讓弟子得以在其座下一點一滴的熏習佛法的正知見。二〇〇〇年及二

〇〇一年，弟子的雙親先後破參，看到他們明心的法喜充滿，及悟後的功德受用，弟子好生羨慕，當下就發願，將來也一定要明心、見性。

生死無常速精進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家姊在住入榮民總醫院加護病房後的第五天，突然往生。全家人措手不及，雖然痛不欲生，卻只能強忍悲傷，在正覺講堂師兄姊的幫忙下，如法的辦理後事（也收得一些晶瑩的舍利子）。剩下的一家三口，為了避免談論家姊時又觸動情緒，相聚時就一起大聲的唱誦 阿彌陀佛佛號，專注攝心念佛，並將功德迴向家姊俐廷師姊，願她能往生極樂淨土、見佛聞法，悟無生忍。對弟子一家人而言，俐廷師姊始終不曾離去，媽媽總是說：「看到俐廷的照片，就是一個阿彌陀佛的淨念；須謹記生死的無常，隨時提醒自己勇猛精進。」想到她雖受病苦，卻勇敢承擔，深信因緣果報，未曾抱怨；弟子一家人都認為她是大菩薩示現，藉此接引全家人學佛；直到現在，她依舊是督促弟子一家人精進共修的動力，以及道心堅固不退的最佳楷模。

隔年的十月，長年臥病在床的奶奶也往生，由於老人家生前的遺願，使弟子的父母親無法依正知見如法的替奶奶料理後事，父親哀慟不已，但也只能拼命念佛，將功德迴向老人家。這時弟子才驚覺，無常無所不在；既然正法難遇難聞，應當排除萬難，把握當下修學正法，以便早證菩提。與媽媽商量後，便懇請 張老師讓弟子加入週五班；感謝 張老師體諒弟子時間的不便，使弟子得以在週五班安住；感謝父母的全力護持，媽

媽一年多來風雨無阻的陪弟子共修，爸爸則在精神上給與莫大的支柱。

菩薩善巧攝眾生

張老師的教誨，弟子不知怎麼總能輕易信受。共修時，總是坐在位子上對張老師的話點頭如搗蒜。更在張老師的座下堅定了弟子「不識本心、學法無益」的決心。再者，張老師善用班級經營的技巧，接納並攝受每位同修。張老師向來身教與言教並行，不但親自示範如何行菩薩道及恭敬師長，更善用慈悲的柔軟語，調伏剛強的眾生。又運用種種善方便，凝聚班上的向心力，激勵同修們的求道動機，以提高教學及學習效率。

張老師不辭辛勞地送班上每位同修一張墨寶，期勉同修們能在菩薩道上精進用功，永不退轉。為了讓同修們對平實導師更熟悉，張老師在上課中，總會不停地提到平實導師的種種事蹟，並對大家耳提面命：須建立對平實導師的信任及信受，唯有直心才能與法相應，禪三時也才能獲益良多。在張老師班上，還可以聽到最新一期破參學長、學姊的心得分享；弟子在某位師兄姊的心得分享中，明白「每天禮拜平實導師及親教師，不但可以除性障，還可以開智慧；禪三時又因平時的虔誠禮拜，所以會對主三和尚格外信受，因此就能迅速地與法相應。」聽完後，弟子馬上信受，便每天禮拜平實導師及張老師，果然因而獲益良多。此外，張老師更是毫不保留地傳授所有用功的方法，教導大家應當每天發願、懺悔、迴向，還發給大家一張功課表，以登記每天拜佛的時間和寫下學佛的心得，月底時繳交，藉此敦促大家在法上用功。隨著禪三的逼近，

張老師更是卯足全力激勵同修們的士氣，以堅定大家求悟的決心；在張老師全心全力的攝受教導下，讓弟子眾等能逐漸具足參加禪三的條件。

三、見道內容與過程

由於郵政延誤，直到禪三前一天的下午，承蒙陸老師慈悲地以電話通知，弟子才知道自己被錄取，當下只覺得難以置信，心中充滿對諸佛菩薩及平實導師和張老師的無限感恩。

第一天 苦樂參半禪三行

隔天，懷著雀躍卻緊張的心情，開始了禪三的第一天；坐在禪堂內，明白這將是與佛菩薩距離最近的機會，無論如何要好好把握。拜願時，想到諸佛菩薩的攝受加持，及平實導師的慈悲，讓弟子可以參加此次的禪三，當場泣不成聲；等擦乾眼淚鼻涕時，竟然感到無比的輕鬆自在。接著起三，主三和尚要大眾宣誓：「永不稗販如來，且要善守密意，絕不為做人情而將密意隨意洩露。」又開示大眾：「禪三是選佛會，因為佛子明心後，生生世世都得行菩薩道，因此總有一天會成佛；不過菩薩道向來十分難行，所以要能吃苦；難行能行，才堪任菩薩。另外，參加禪三，必須全然地信任主三和尚，才能直接地相應於法。」接著又開示大眾：「應當如實地把我見殺掉，徹底斷除三縛結，這樣才算白來這一趟。」弟子仔細思量主三和尚的話，檢視自己的性障，倍感慚愧；當下告訴自己要徹底的觀照性障，漸次地斷除我見、我執，才能不負主三和尚的教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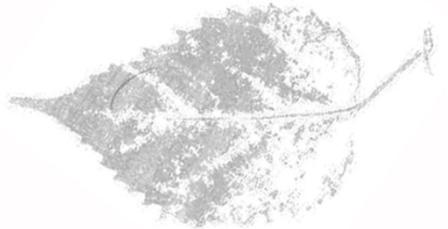
第二天 佛子禮佛伏心性

早上四點半，起床梳洗後，便到禪堂發願、懺悔、禮佛，乞求佛菩薩加被攝受弟子，讓弟子能順利過關。吃過早齋，主三和尚及陸老師帶著大家經行，主三和尚要大家注意腳下，仔細體會；為勉勵大眾，以當時的情景，即興作了一首偈子開示：「鳥語清風霧正濃，步步經行豈無機？條條大路通真如，行人莫與路為仇。」

早上八點，同修們開始依序進入小參室。其間弟子一直注意著小參的進度，心中忐忑不安，希望能儘快輪到自己；但記起主三和尚吩咐要確實斷我見，決定歷緣對境磨掉自己神經質、急躁沒耐心、自私等習氣，於是便專注地禮佛、參禪。然而習氣所致，（注意小參時間的）妄念依舊生滅不斷，心情七上八下；此時反問自己：一點苦都不能忍，怎麼參加選佛會？立即反覆告誡自己須專注一心禮佛，心才逐漸地安定下來。

藥石結束前，主三和尚慈悲的要還沒輪到小參的師姊們吃水果，親切地詢問大家有無入處？接著開示大眾：「正覺講堂的禪是生動活潑的，不是嚴肅或一成不變的；吃喝拉撒中無處不在，唯有親自體會，才能了知其平凡、實在。雖然沒有炫麗神奇的境界，卻唯有安住於無生忍中，才能體會其微妙深細之處。」藥石後的公案開講，主三和尚留下一個「究竟六六三十六如何等於七七四十九？」的迷團後，便宣告結束。

第三天 和尚導航破迷悶



早上九點半，輪到第一次小參；進入小參室後，恭敬地禮拜主三和尚後，便在蒲團上坐定。主三和尚叮嚀弟子必須好好感恩父母，務必要孝順。接著弟子便向主三和尚稟報，拜佛時□□□□□□，□□□□□的體證，因此可知如來藏□□□□□。接著主三和尚問了幾個問題，以考驗弟子是否真懂般若。再者，詳細為弟子說明如來藏□□□的關係，幫助弟子釐清概念，確實了知「非一非異」的實相。三者，提出辨識的方法，以防外道的籠罩與刺探。最後主三和尚出了兩道題目，要弟子好好的整理，以便清楚地釐清見地：1、阿賴耶識為何是不生不滅？2、阿賴耶識為何是萬法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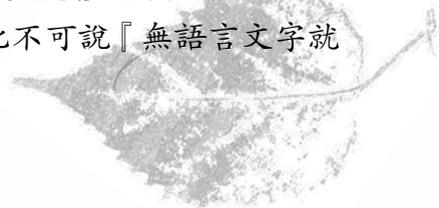
下午三點多，輪到弟子與陸老師小參，陸老師聽完弟子的報告後，開示弟子應加入意根、意識來整理，才能切題，否則只是籠統的說明。第二次與主三和尚小參時，弟子如實的稟報由陸老師指導後整理的結果；主三和尚聽完，開示弟子一個提綱挈領的方法：「如來藏（阿賴耶識）生出六根，後觸六塵，即有六入，遂起意識，六識具足如實運作，因而能有一切世出世間法。」此外，主三和尚又舉出許多經典證據，並教導弟子如何隱覆密意。主三和尚循序漸進的引導弟子，逐漸建立對如來藏體性初步但卻有系統的認知與現觀。在小參室內，弟子更深刻體會主三和尚智慧的深細，及攝受眾生的善巧方便。最後主三和尚囑咐弟子：出了小參室，須先至佛前禮佛三拜，飲水思源故，感恩本師釋迦牟尼佛的無上大法，讓弟子得以親證生命的實相，然後稟告糾察菩薩，感謝他們的護持，才可開始體驗喝水。

藥石過後，主三和尚照例開講公案，其中某個「屙一聲」的公案，不但引起護三菩薩和破參眾人的哄堂大笑，連主三和尚本人也忍俊不禁，不同於前兩天的肅殺、凜若寒蟬，整個氣氛輕鬆有趣，卻禪意十足。

公案開講結束後，禪堂內外發心的護三菩薩們，盡全力持續護持；禪堂中，師兄姊們持續不斷的用功參究。弟子想到今天已是禪三的最後一晚，又想到諸佛菩薩及主三和尚的慈悲，竟捨不得去睡覺，決定賴在禪堂好好的在法上用功，以報佛恩及師恩。於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依主三和尚的指示仔細體驗喝水。一開始，情緒仍舊亢奮，直到心定下來後，才隱約體會到少分的微妙。稍晚主三和尚巡視禪堂時，見弟子似懂非懂，便持竹如意刷刷兩下，清楚地為弟子點出關鍵所在，弟子這才豁然開朗，得以抓到竅門，首次明白無生水的個中奧妙。感恩諸佛菩薩的攝受加持，感恩主三和尚無私且慈悲教導，感恩護三菩薩們的全力護持。

第四天 藏識中觀初親證

早上十一點，主三和尚召集喝水整理的師兄姊們進小參室，聽完大家的心得分享，主三和尚接著更深細地說明真妄如何配合運作；並教導大家用意識對末那作如理作意的說服，才能漸斷習氣；聽完主三和尚的開示，令弟子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然後主三和尚出了另一道題目，要大家仔細體會後，稍後再驗收。下午三點多，主三和尚對已破參者再次開示：「見聞覺知，見的當下即完成了別，因此不可說『無語言文字就是不起分別』。」



下午五點多，解三儀軌開始，唱到爐香讚時，想到諸佛菩薩的慈悲攝受，主三和尚的傾囊相授，及護三菩薩的全心護持，突然痛哭流涕，當下告誡自己要謹記這份恩情，才能保持謙恭的態度，並效法主三和尚以慈悲且無私的態度對待眾生。主三和尚最後叮囑大眾：「須深信禪三的一切安排皆為因緣果報，不可埋怨。須善於隱覆密意，決不稗販如來正法，否則後果自受。須尊師重道，不可起慢心……。」感恩平實導師開示的方便施設，才能次第的增長定力，逐漸具足破參的條件；「還要感恩親教師的攝受教導，為守護眾生而隱覆密意，使眾生在因緣成熟之際得以開悟。」主三和尚的這一席話，讓弟子明瞭荷擔如來家業的任重道遠，然而就在鍛鍊砥勵的過程中，才能成就菩薩道，進而邁進成佛之道。

四、結語

飲水思源永歸命，得法常念恩澤重

承蒙俐廷師姊慈悲接引弟子入佛門，承蒙雙親的教導護持，讓弟子得以進入講堂持續共修。承蒙張老師的諄諄教誨，使弟子得以漸次熏習佛法，備齊參禪的條件，使弟子法身慧命得以出生。承蒙監香菩薩、護三菩薩鼎力護持，讓弟子可以一心禮佛參禪，得以破初參，獲益良多。

承蒙主三和尚的慈悲，以身作則示範如何行菩薩道，並施設種種方便善巧攝受眾生，攝受眾生如實了知法界的實相，其恩德弟子將永遠銘記在心。又主三和尚的禪風，平易近人卻妙不可言；正如「竹如意」平凡無奇卻妙用無窮，弟子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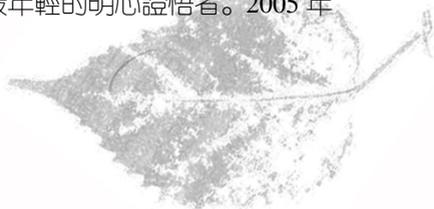
經歷後，才瞭解其生動活潑又不失親切之處。感恩 主三和尚的攝受教導，讓弟子得以破初參，得入修學大乘佛法之門。經過禪三，讓弟子更明瞭 主三和尚智慧深細不可知，傾囊相授地教導眾生，乞求 主三和尚的加被攝受，弟子願永遠虛心受教，以求得到更多殊勝的法義。承蒙諸佛菩薩攝受加被，讓弟子得遇大善知識，而能親證生命的實相。弟子將謹記師訓，如實的斷除我見、我慢、性障，次第的增長定力、慧力，以報佛恩及師恩。懇求 觀世音菩薩加被攝受，令弟子得三昧無礙辯才，弟子發願生生世世竭盡所能護持 平實菩薩摩訶薩弘揚正法，摧邪顯正、荷擔如來家業，盡未來際永不退轉，懇求諸佛菩薩慈悲加被攝受，讓弟子所求果遂。言語有限，感激無窮；弟子只能滿懷感恩：

- 一心歸命頂禮 本師 釋迦牟尼佛
- 一心歸命頂禮 消災延壽 藥師佛
- 一心歸命頂禮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 一心歸命頂禮 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 一心歸命頂禮 大勢至菩薩
- 一心歸命頂禮 平實菩薩摩訶薩
- 一心歸命頂禮 正圓菩薩摩訶薩

弟子 林明佳 敬稟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一日

〔編案：林明佳師姊尚在大學就讀，是當今最年輕的明心證悟者。2005年二月〕





(連載三)

(三) 我見是什麼？

從佛法三乘菩提共通的內涵來看，可以看見的事實：斷我見對於學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我見是二乘聖人在見道時所要斷的，斷我見是二乘菩提所證的解脫果，但也是大乘菩提見道之前所必須要斷的。所以說斷我見雖是解脫道的法門，但卻是三乘與共的；我見沒有斷的人，還是在佛門外繞，是在外門修習六度萬行，還進不了佛教的內門中修行。所以斷我見是這麼重要，而且是往上更進一步修學解脫道及佛菩提道的根本，那麼我見是指哪些內容？學佛人有必要來確實的瞭解。

四禪八定是共於三乘行者與外道的世間證境，令佛法的修行者可以了知三界法的內容。解脫道修證者，可以藉此修斷三界法而成就一切智，入無餘涅槃；佛菩提的修證者，可以藉此而了知一切相的內容，協助成就無生法忍的現觀，所以大乘菩

提的修證者也必須修學。大乘菩提修證四禪八定的目的，只是藉禪定的實證來利益眾生，那是戒慧直往菩薩悟後的事，也只是作為利樂眾生及修證無生法忍現觀的工具而已，不同於外道以追求四禪八定的境界作為最終目的。打坐修證禪定，真能出得了三界生死嗎？佛子之中有些人喜歡禪定境界，認為打坐境界很殊勝，誤認為打坐所得的世間境界高於般若慧學的修證。也有人是以定為禪，把禪定的修證當作是禪宗般若禪的修證，不知在佛法中修證禪定的真正意義與作用，誤以為打坐就是在修證佛法；當有學佛人被問到：「有在學佛法嗎？」「有！我在打坐。」也常聽人說：「某人學佛學得很好，打坐功夫很了得，能常入定很久。」〔編註：現代人不能斷除欲界中最粗重的男女欲貪，連初禪都不能證得，往往所說的入定，最多不過欲界定或未到地定，不能說是四禪八定的實證，四禪八定的實證是以斷除欲界貪而實證初禪，乃至實證初禪以上至四空定而稱之。〕

但是打坐入定真能出離三界生死苦海嗎？以前佛住世的時代，具足四禪八定的外道很多，但是卻與三乘菩提的修證無關。如果不斷我見，即使具足四禪八定以後，還是不能出三界的；就算是能隨時隨地坐脫立亡，還是得在捨報之後繼續於三界之中受生，仍舊解脫不了生死。為什麼呢？因為學得了四禪八定的功夫，坐脫立亡後，必定往生色界或無色界天；當定福的果報享盡了，又得回到三界中輪迴受生。

譬如古代石霜禪師入滅後，寺中僧眾想要推舉禪定功夫很好的首座來當住持。但是九峰勤禪師卻不贊同，他說：「先得勘驗首座親得先師意旨否？」後來首座就說：「香煙起處，

如我不能坐脫立亡，我就是不會先師意。」炷香點燃了，火剛熄，煙才剛升起，他就已經捨報走了。但是九峰禪師卻撫摸首座的背，同時說道：「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所以首座雖能坐脫立亡，看來似乎已經生死自在了，但是卻仍然不能了生死的。所以六祖云：「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二乘菩提的修證者能出離三界生死，是依二乘菩提之智慧而斷我見與斷思惑而得，與禪定並沒有關係，所以有慧解脫的四果人。若是凡夫修得四禪八定，仍然不能出三界，依舊在三界之中輪迴，必須有斷我見的見道功德，才能頓時成為俱解脫的四果人，但其實仍是依解脫道的斷我見智慧而出離生死，才能出得了三界。所以真要能出三界了生死之首要條件就是二乘菩提的「見道」，「見道」就是斷我見。禪定只能伏煩惱，無法得證二乘解脫，要斷我見才有可能得證解脫，而斷我見就是二乘菩提的入門智慧。

因此，斷我見對於學佛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個課題，也可以說是要進入三乘菩提之門的必要條件。就像要殺敵，先要看清敵人的所在與面貌，才有可能殺敵，因此，不了知我見內容，則永遠在三乘菩提門外摸索，無法證得解脫果，因為您沒有如實了知五蘊，則不可能斷除對五蘊的貪愛而實證解脫。對於我見內涵弄清楚了，才能真實受用，不以色身為我，進而不以意識心為我，則是證初果了。

既然修學佛法首要是在斷我見，那麼我見又是什麼？要探討我見之前，要先來瞭解「我」是誰？「我」的內容是什麼？我們常說：「我能說、能聽、能想、能知，見聞覺知的心就

是『我』啊！」有的則說：「能吃、能走的身體就是『我』啊！」其實佛法上所說的虛妄「我」就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把五蘊的虛妄我滅了，自然就能出三界。換句話說，就是把您的色身與見聞覺知心和處處作主的心滅除了，剩下來的是本來就在、從來都不曾出生也不曾滅過的第八識，祂離見聞覺知，從來不返觀自己，也不會思量任何一法。所以滅掉色身和覺知心、思量心以後，只剩下祂的時候，不會去投胎而藉色身再生起見聞覺知心、思量心，這就是《心經》上所說的涅槃境界，就叫作出三界生死。所以想要出離三界生死的痛苦，只有二條路，一者佛菩提道，就是成佛；二者解脫道，就是取證無餘涅槃。可是取證無餘涅槃境界時，卻不是由見聞覺知心、思量作主心去進入涅槃境界中，而是滅掉見聞覺知心與思量作主的心以後，剩下第八識如來藏離見聞覺知而單獨常住。所以，證得解脫境界的阿羅漢們，都是在捨壽以後，把五蘊的自己滅盡了，真實無我。

既然實證無餘涅槃是滅盡五蘊，我們就該先瞭解：什麼是五蘊？五蘊有那些內容？五蘊：色、受、想、行、識。一切眾生不出五蘊，即使是無色界天人，雖然沒有色蘊，也還是有色蘊以外的四蘊。色蘊是眾生之眼、耳、鼻、舌、身根等五色根。在我們身體上可見到的五色根器官，稱為扶塵根，有接觸外五塵的作用；五色根的勝義根是頭腦，透過神經傳導、接受外五塵訊息而使如來藏及意根能藉它變生內相分六塵的作用。有了五色根、意根及內相分的六塵相彼此相觸，而由如來藏出生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對色、聲、香、

味、觸、法等六塵生起分別、判斷、分析、領納，即是識蘊六轉識。識蘊是心法，受、想、行蘊，也是心法。受蘊：有情皆有領納苦、樂、憂、喜、不苦不樂等受，故名受蘊。對於諸受的境界，能加以了知就是想蘊。因想而起身口意行，出生善念、惡念，起貪、瞋、痴、慢、疑，造諸善惡業，以及為了生活而有行來去止等動作，都名為行蘊。

如來藏若不先出生色蘊，就無法變生六塵，也就無法出生識蘊六識及受、想、行蘊。若如來藏不出生這五蘊，眾生於此世間便不能生起承受果報、造作新業的作用。五蘊有色法及心法。色法是色蘊中之五色根及六塵；心法則包含了前六識識蘊與意根。意根是心法，非是色法，不是有色根；意根因為是意識生起及運作時的所依根，故名意根，歸屬在六根之中；前五根是眼、耳、鼻、舌、身根，都是有色根，加上心法的意根合為六根。六根與六塵相觸而有六種入，六根所入之法，即是六塵，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經上說：根、塵、觸三，生眼識乃至意識。六根與六塵相接觸，會產生六識。六根與六塵合為十二處，六根、六塵、六識，合為十八界。所以五蘊、十二處或十八界指的都是有情眾生的身心，只是法的分類粗細有別而已，總而言之，還是指眾生的虛妄我。

五蘊就是虛妄的眾生「我」，「我」者五蘊身，「我」就是五蘊、十二處及十八界，有這個「我」中的任何一蘊、一處、一界存在，就無法成就無餘涅槃，因此無餘涅槃中，無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所以真實無我。眾生的五蘊身中，色蘊以四大——地、水、火、風組成，都是無常之法；受想行識四蘊皆

以色蘊的五色根與五塵為依才能生起，所以也都是無常之法。佛說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等諸法皆是無常法，都是會壞滅之法，都是緣起緣滅之法，既然五蘊身我無常必壞，所以依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諸法無常必壞，在阿含解脫道中就說「諸法無我」，因為在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等生滅諸法中，找不到常、恆、不變易的真實我。

五蘊中之受、想、行、識四蘊，即是心法，亦稱為名；加上色蘊，即是「色」、「心」二法具足，簡稱為名色。但是五蘊中的心法只有七識：眼、耳、鼻、舌、身、意識及意根；這七識都是無常必壞之法。前六識於睡眠、悶絕、正死位、無想定、滅盡定等五位中斷滅，意根於阿羅漢入無餘涅槃時，亦是斷滅。這七識既然本質上都是生滅之法，都是剎那剎那斷滅再又生起，既然生滅之法剎那斷滅如何能夠於斷滅後再自行出生呢？必然要有一個不生不滅的第八識心做為生滅的七識心的所依，才能夠讓生滅的七識心能夠滅除後，再行生起。而且必然是心法才能出生心法，色法從不能出生心法。所以法界中的心法總共有八，具足八識才能出生萬法。因為前七識是由第八識如來藏出生的，所以心法總共有八，又名「八識心王」。八識心王是萬法的根本，凡是有情皆各有八種識：眼、耳、鼻、舌、身識是前五識，第六識是意識，第七識為末那識（意根），第八識是如來藏，共有八識。每一識心各有其不同的體性，但前六識都是一世必滅的，意根則是經由修道而可以滅除的；只有第八識如來藏，自性清淨，本無生滅，恆常堅住不壞，恆而不審，永離見聞覺知，而能生一切法，卻無法用任何方法來滅

除祂，所以只有祂才是常住而不可壞滅的真實心。

前五識，能見是眼識，能聞是耳識，能嗅是鼻識，能嚐是舌識，能覺是身識；因眼等五根是色法，是段肉，不是心法，能觸五塵而不能了知色塵等相，要由眼等五識才能了別色塵等相。能了別色塵之心是眼識，我們能見是因為眼根接觸色塵後，眼識出現了才能看得見色法；耳等四識也一樣。所以前五識心要依五色根不壞，還須與意識俱起，前五識才能了別五塵境的粗相。眼識只能了知青黃赤白等顯色粗相，不能了別長短方圓等形色、行來去止等表色、喜怒優雅等無表色等等細相，因眼識的了別性只有顯色（青黃赤白顏色），所以不能對色塵作詳細觀察與分別判斷。眼識如是，其他耳、鼻、舌、身識也是如此，都只是在五塵上作簡單粗糙的分別。前五識須依五色根不壞，復依意識及末那之作意，方能由如來藏出生，可見前五識皆要依他而起，前五識之體性非恆非審；五色根壞了，即無前五識生起，意識亦不能生起；五色根勞累了，意根作意要睡眠了，六識就斷滅了，故六識常有間斷。色身生生死死，不能長生不老；六識當然會跟著色身壞滅不存，故知眼等六識都是虛妄，都非本來而有，皆是因緣和合而生。若離五陰中的五色根，如來藏就不能藉由五色根而接觸外五塵，則末那識意根就不能在五塵上面生起作意，意識也不能現起，前六識就斷滅而無法生起。

有了六識就能了知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的粗細相。於六塵之中能作微細分別之心是意識，也是我們常說的「飯好香哦！」、「我瞭解您的意思了！」的意識心。意識心與前五識

配合，則能了知六塵中之一切法，這是意識心的體性。五俱意識生起時，必能了知六塵境，意識依前五識之了別，即作微細分別，且能再作詳細之分析、判斷、思維、分別，故說意識心是「審」。意識是所生法，打了麻醉針以後，意識斷滅了；身體勞累而熟睡無夢時，意識也是斷滅，故說意識心是「不恆」，這就是唯識學上說「意識心審而不恆」的道理。意識要有五色根不壞，於根塵相觸時，末那識於中起作意，促使如來藏現起意識及眼等五識，才能了別諸法，所以前六識都是緣生法。如果眼等五色根全壞了，則意識不能在人間現起運作，所以意識不能離五根而存在，所以是緣生法。有生則必有滅，不是常住不壞的真實法，前六識莫不如此，皆非常住不壞的真實法。

前五識、意識、末那識合稱七轉識。此七轉識皆是由第八識如來藏出生而有，而眼等六識又須依六根、六塵及根塵相觸等三種法為緣，若沒有六根、六塵及觸，則前六識不能由如來藏所現起，此六識即是一切有情之見聞覺知心。故經云：根塵觸三和合，生於眼識乃至意識。能知能覺之心是前六識，六識之現起是要依六根、六塵才能現起，皆要依他而起，故知見聞覺知心即是虛妄法；虛妄之法，無法自在，須依緣而生起，是眾緣和合的法，將來眾緣散壞時，就會跟著斷滅，故非恆非常。因此前五識與意識覺知心要依他緣，由如來藏出生而有，故說是緣生法。緣生法都是有生有滅，即是生滅法；生滅法則非常住不壞之法，故說意識覺知心是虛妄心，依他起故。六識心於眠熟、昏迷、無想定、滅盡定、死亡等五位中，皆是有間斷、會斷滅之法；會有間斷，即非是自在，故實無我。六識既是藉

眾緣而生，所以是所生法，故名妄心；妄心者沒有真實的體性，不能單獨存在，要依五色根而生起；但是五色根不能去到未來世，所以意識當然無法去到未來世，由此可知意識心只能存在一世，所以說意識是妄心；前五識也與意識有同一自性，所以也都只有一世，不能去到下一世，所以也都是虛妄心，所以能見、能聞、能嗅、能嚐、能覺、能知的六識心都是虛妄心。

第七識是末那識，末那識是意識之根，故又名意根，無始以來不曾像意識般夜夜消失斷滅過，唯除二乘無學聖人捨報入無餘涅槃，祂才會永遠斷滅而不再出生。祂剎那生滅，卻又不斷的時時作主、處處作主；譬如我們看到小孩子貪玩，決定要出門遊玩，可是意識明明知道有許多功課等待處理，卻控制不了自己而不顧任何後果，仍然出門去遊玩了，這就是意根末那識的思量性、作主性。意根不曾停止的恆時對一切法在作思量，意識在了別六塵時，意根於其中作主決定。例如：決定要繼續觀看，或者不看而將目光轉移到其他事物上；乃至睡著而無夢時，六識都斷滅了，意根也是不停的在作主決定是否繼續睡，還是應該叫起前六識而醒來。意根在死亡、悶絕位也是如此，雖然六識已經不在而不了知六塵了，意根仍然一直不停的在運作、決定、作主，所以說意根的體性是「恆、審、思量」。但是，意根也不能單獨而存在，必須依阿賴耶識的運作才能有所作為。意根本身的了別性很差，沒有前六識的配合，只能在法塵上作極簡單粗糙的了別，不能作細分別，所以意根在接觸到五塵的劇大變動而決定要加以詳細了別時，就要促使阿賴耶識現起意識及前五識來幫忙，意根再依六識分別六塵的能力，

才有辦法在六塵中起種種的決定、作主等應變作為。意根如果沒有前六識來幫忙，就無法很伶俐的決定、作主，但只要有六識的配合，意根就變得極為伶俐。意根在清醒位中，一直思量六塵及六識的心行，剎那未停，且執著六識心為自我，不肯使自己消失；意根不但執意識覺知心為我，執五識為我，執五根為我，也執一切法為我所有，更內執第八識如來藏為自內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虛妄的。由於意根一直執著自我，而且認為生滅虛妄的自我是有真實性，乃至執著我所也是有真實性，所以就時時、處處都不想自我否定、滅失，時時處處都要執著內外一切法，而處處決定、作主，就因為這個不知自我虛妄的無明與執著，導致眾生輪迴生死而不能出離。

上述五蘊、十二處及十八界法的內涵及其虛妄性，能夠清楚的領受，則不會妄取十八界法的任何一法，作為真實心，則已遠離常見；我見將要斷除，或者已經斷除了。可是不但對五陰、十二處及十八界法的虛妄性要有深入瞭解，對於第八識如來藏心也要有基本的瞭解，才能無有恐懼的確定斷除我見。當了知了五蘊、十二處及十八界諸法的虛妄性，當要斷除蘊處界諸法，成就斷我見的功德時，若是不能確認有不生不滅的第八識本識如來藏，永恆常存，則會因為畏懼滅除身心諸法後墮入斷滅空，便不能斷除我見而取證解脫道的果位，那就太可惜了。第八識如來藏心是永不斷滅，是本來就在的心。祂不領受六塵諸法而不住於一切六塵法中，遠離六塵中之見聞覺知，不觀六塵，不貪不瞋。當阿羅漢滅盡蘊處界法，捨壽入無餘涅槃時，涅槃本際就是第八識如來藏的獨存自住境界，寂靜極寂

靜，遠離一切萬法的叢鬧。如來藏本性清淨，不生不滅，故能令阿羅漢入無餘涅槃後，涅槃境界能夠永不壞滅，不墮斷滅空。如是則能遠離斷見，可以內心安隱而斷我見。

能夠領受上述我見的內涵及斷除我見的知見，如實觀察而得決定：「五蘊原來不是真實的我，是無常法。」這就是證得無我法的初果人。是故，凡是認為色身或意識心為常不壞我者，是名我見。能確認十八界法皆是虛妄之法，如實了知色身非真實我，如實了知見聞覺知心也是依因藉緣而生的法，皆無真實不壞的自性，不再認為色身或是意識覺知心為我，惡見五利使就斷除了！不再認意識心為不壞心，五蘊中極難斷的識陰我見就斷了，三縛結就會跟著斷，就是聲聞初果所證斷三縛結的境界。斷我見以後，再把我執斷除了，我見我執都斷除了，解脫果就完成了，就成為阿羅漢了。

二乘解脫果所證是有餘涅槃及無餘涅槃，是依斷我見及我執而得。佛菩提果，除了證得二乘菩提所證的解脫果（有餘涅槃與無餘涅槃）之外，還要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及無住處涅槃，才算是成佛了。修學二乘解脫果，只要了知自己的虛妄不實而斷我見，進而斷除我執，就永離生死輪迴了。二乘解脫道的修證，是三乘佛法的共道，所以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證，也含攝二乘菩提的修證，只是故意留一分思惑，不去斷除它，以潤未來世再出生於人間，續繼修學佛菩提智，並且度化一切有緣眾生；一直到七地滿心時，才斷除思惑，但是仍然不入無餘涅槃，依於入初地前勇發十無盡願之增上意樂，繼續修學一切種智，直至成佛。

我見內容已經了知，要斷我見就容易多了！說容易是容易，要說難也很難，為什麼？因為當今佛教界，能確實如實了知我見義涵的人，確是很有限，大都是把它錯會了。錯把無常生滅的意識心的變相境界當作是真心，我見總是斷不了。譬如某些大師們，總是以靈明覺了之心作為常住不壞的真心，但這只是定心，是外道五現見涅槃所住之意識心境界，仍然是意識心，不是常住不壞的真心。

對於五蘊、十二處及十八界深入瞭解與觀行以後，再對佛菩提道深入瞭解，對修學佛法的內容與次第，有一簡單的輪廓後，就可以了知三乘菩提的概略內容。能把三乘菩提分得清楚，對於解脫道與佛菩提道的劃分能深切的認知，充分瞭解其中的異與同之後，就知道要怎麼來修學佛法了。有了三乘菩提的正確知見，才不會輕易的就被人誤導，被人以三言兩語就轉入意識境界了。如果一直落入意識境界而不能捨離，就與佛法的見道無緣，就會跟著別人誤認為修學佛法就只是要斷世間法中的煩惱：要放下一切我所上面的煩惱，就是佛法的修證。如此誤認為好脾氣、修福、打坐、修定就是在修證佛法，而且還自得其樂，不肯接受正確的法義，這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嗎？

難道真的要完全斷除世間法中的所有煩惱，才可以明心證悟實相嗎？維摩詰大士說：「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也就是說當您還有煩惱時，不用先把煩惱完全斷了，只要先降伏部分煩惱而能夠專心修學、發起菩薩性、累積福德、具足正確知見，在大善知識廣大悲心

的因緣下就可以有機會證悟明心。明心證悟第八識如來藏後，轉依如來藏的本來自性清淨性，來修斷煩惱。當您證悟明心時，了知意識心是虛妄的，不再認意識心為我，我見的煩惱就斷了。在證悟明心之前，並不需要先把我所的煩惱完全斷除，就可能證悟菩提，這就是維摩詰大士所說的意思。證悟之後，我見斷了，才開始修除我執與我所執著的煩惱，一步步向上地菩薩位前進，永不入無餘涅槃，這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

如果只是把我所（財、色、名、食、睡、權力、健康、長壽……）的煩惱斷了，都不貪著了，也只是外道法中的聖人，如同外教的德蕾莎修女一般，只是斷我所煩惱而已，我見煩惱還是沒有斷，不但證不了初果，尚且不是二乘菩提道中的凡夫，只是一般的無明煩惱外道眾生，仍然要在三界中不停的輪轉生死。如果是單把我所煩惱、我見、我執煩惱斷了，但是不能明心，就如阿羅漢一樣，還是不知實相心是什麼，不能成為實義菩薩，也永遠不能成佛。這就是為什麼前面要說這麼多三乘菩提內容的差異，就是為了要讓佛子們能了知佛法的大概。當您聽聞了現代大師們所說的法以後，您心裡先要有一個底子，您至少要能了知什麼是正法？能了知大師們的說法是否言不及義？聽了大師們說法以後，要用經典來比對、加以檢查，要有正確知見來認識清楚大師們有沒有斷我見？有沒有斷我執？有沒有明心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不要盲目的崇拜名師而被人牽著走。因為名師往往不是明師，因為證悟如來藏的實義菩薩，古來一向都是少數。盲目崇拜名師而被人牽著鼻子走向歧路，不懂得回到正法的道路來，一直走下去都是在佛法的大門外繞來

繞去，不知要到何時才能斷我見，想要開悟明心親證實相，更無可能，卻一直作著開悟明心的佛門大夢，那就是太可悲了。

（待續）



上帝萬能神話的幻滅

—評電影《王牌天神》

—正犀—

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

——《大乘阿毘達摩契經》



一神教主張有一個萬能的神「上帝」，祂創造了萬物，世間的一切法都是祂的旨意。佛教則說：每個眾生都各有一個東西（第八識）是無始以來的存在，世間萬法都是同等的依止於祂，由於有祂的緣故，才能有世間法的六道眾生，和出世間涅槃法之證得。

這二種說法有許多相似處：一、有無始以來存在的東西。二、祂創造了世間萬物。三、祂能夠了知眾生的心行而決定眾生受報的結果。

二者之間，也有絕不相同之處：一、上帝能了知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相，也能了知自己的存在；第八識既不能了知六塵相，亦不能了知自身的存在。二、上帝依其意志而創造世間物、改變世間物，乃至消滅世間物；第八識無意志，純依業力而酬償因果，世間萬物因而有生、住、異、滅等現象。三、上帝是獨一無二的，是最高的，與其所創造的人類，是不平等而且是永遠的主僕關係；第八識卻是眾生各自而有，眾生

之第八識，其性與諸佛平等，對自身而言，永遠都是最尊貴的。四、上帝經由六塵相而了知眾生心行；第八識不經由六塵相而了知眾生心行。五、上帝是自然律的創造者；第八識則未創造自然律，自然律只是第八識法爾如是的體性所展現。

電影《王牌天神》“Bruce Almighty”，是2003年上演的一部喜劇片。DVD上的簡介如此說：

喜劇天王金凱瑞這回要挑戰的角色是萬能無敵的上帝。在本片中他所飾演的布魯斯是一位諸事不順的電視台記者，一心想登上主播台的他，卻老是事與願違，最後還遭到公司開除，和女友（珍妮佛安妮斯頓 飾）的關係也越來越糟糕，於是他將所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衰事都怪罪到上帝（摩根費里曼 飾）的頭上，認為上帝對他十分不公平。當上帝聽到他不滿的聲音後，決定賦予他一個禮拜神奇的力量，好讓他知道當上帝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只是突然一手掌握大權的冒牌天神布魯斯，卻開始濫用他的超能力，搞得全世界雞飛狗跳，一連串翻天覆地的笑料就此展開…。

這部電影雖然是搞笑的喜劇，所探討的卻是極為嚴肅的話題：「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上帝的權限是否有限制？」本文便藉這部電影，探討一神教所謂的上帝，是否可能存在？

布魯斯——水牛城的實習上帝——必須聽取子民的禱告，並做適當的處理。若同時有千千萬萬人在祈禱，他要怎麼分別和處理呢？剛開始的時候，他聽到許多人的聲音，這些聲音交

雜在一起，很難分辨，上帝教他要認真聽，才聽得清楚。這似乎是為難他了，一個人要怎麼同時聽取千千萬萬人的禱告呢？後來，他用檔案櫃、用便利貼，乃至使用電腦管理這些禱告。可是，禱告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剛處理時，有一百五十萬則禱告，他用超能力，手指在鍵盤上飛快的運行，處理禱告，幾個小時之後，發現未處理的禱告居然激增到三百萬則——原來，大家都太習慣禱告了，上帝要裁奪天下國家大事，還要兼任每一個人的管家婆，為我們處理芝麻綠豆、雞毛蒜皮的瑣事。

布魯斯發現自己根本處理不完，便運用批次處理，將所有的禱告，不加揀擇的，全部予以應許。這下子有趣了，有人股票漲三倍，有人一夜之間長高、胸部變大……等等不一而足，乃至竟有四十萬人，同時中樂透彩。「這樣子，總該皆大歡喜了吧？」不！「怎麼會呢？」當然不滿足了，好不容易中個頭彩，卻只得個十七塊美金的獎額，怎麼讓人受得了？

布魯斯的胡亂許諾，無法滿足他貪得無厭的「子民」，整個水牛城陷入瘋狂失序的暴動。不錯，他可以實現一些無厘頭的慾望，卻得承擔不愉快的後果。而且，全能的他，竟沒有辦法讓女友回到自己的身邊。這讓他體會到，「上帝」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好當，這時候他才心甘情願的捨棄自己怨天尤人的習性，臣服於上帝，做祂忠實的子民。

所以說，這部電影顯然是從基督徒的觀點出發，企圖修補一神教的理論缺憾，答覆大眾對一神教信仰的質疑。很可惜的是，這個企圖並不是很成功。

上帝授與布魯斯權力時，曾經吩咐他：一、不能跟別人透露自己所擁有的超能力。二、不能變更自由意志。第一點顯然只是對布魯斯的限制。但是第二點，卻是上帝本身的限制。怎麼說呢？要是上帝可以變更人類的自由意志，世界上不應該有人不信上帝，也不應該有惡人。在電影中，布魯斯問上帝：「要怎麼讓一個人自動的愛你？」上帝答：「問得好！要是哪天你知道了，趕快來告訴我。」換句話說，上帝也無能轉變人的自由意志。

事實上，上帝的能力還有更多的限制。比方說，若有人要去搶銀行，或者要去賭博，他也跟上帝祈禱，上帝可以滿他的願嗎？以布魯斯來說，他還不知道祈禱的內容，就一概應許了，三百萬的祈禱當中，總有些惡願吧？如果上帝會實現惡人的惡願，破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法則，那麼上帝就不是正義的化身。若上帝有能力這麼做，而基於道德的理由，不這麼做，實際上祂還是在遵循一種法則，這仍然是上帝權力的限制。

再比方說，若多數人祈求同一個願望，而這個願望是有排他性的，上帝是怎麼處理的？以電影的情節來說，要是三百萬的祈禱當中，有好幾個人希望當選下一任的美國總統，而布魯斯全部加以應許，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是否美國要拆成好幾個小國，大家一起來分治呢？若不同的球隊都希望得到冠軍，上帝也答應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所以說，不能違反邏輯，也是上帝必須服從的另一個法則。

再來，就是處理能力的問題，這在電影中已提示了，也證

明一個凡夫沒有能力負擔上帝的職權。但是，上帝本身呢？祂是怎麼處理人間的大小瑣事，使之沒有分毫的差池呢？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處理布魯斯的問題，上帝就得付出不少心力——跟他講上幾回話，變現一些奇蹟讓他信服，陪他在喜馬拉雅山上賞雪……等等。上帝的子民那麼多，他是怎麼分配他的時間，處理這些大小事務呢？若是他沒有注意去處理，人間會發生什麼事呢？

電影中，布魯斯說：「你是上帝，不可以渡假。」上帝說：「為什麼不行？所以人間才會有所謂的『黑暗時代』啊！」電影工作者可能是以為，上帝只有管人間的善惡，才會編出這樣的對白來。他們顯然忘了，上帝是萬能的，人間大大小小的事務都是「上帝的旨意」，要是上帝真的渡假去了，世間應該沒有人會誕生，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應該也不會有人死亡，因為死亡也是上帝的旨意。人間的大小事務，應該統統都會停頓，因為沒有上帝，一切的一切，都不應該會發生。

上帝的存在，就像日、月、星辰的運行，又像腦波與心跳，只要中斷一剎那，便是大禍臨頭。所以上帝渡假，是無法想像的。這樣的上帝，永遠都有幹不完的活，如果有意識、又能夠作主，叫祂不喊累，還真難呢！

愛因斯坦就不相信上帝是這個樣子。他說：「我無法想像一個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的上帝，也無法想像它會有像在我們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樣一種意志。」（參見《紀念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7頁，新竹市，凡異出版社，1991年12月版。）如果上帝是有意志的，這個世界不會那麼有秩序，那些自然律應該會

經常發生例外（例如，月球突然靠近地球、屁眼中出生一隻猴子、口中飛出成群的蜜蜂、忽然長出多餘的二根指頭、一夜之間長高二十公分……等電影的情節）才對，因為上帝隨時可以用祂的意志改變一切。這當然不是我們經常觀察到的事實，所以理性發達的人，不會相信上帝是有意志的。

如果上帝要同時管那麼多事，祂一定得仰賴某些自動機制（布魯斯全面應許大眾的祈禱，也是一種自動機制），也就是說，某些事情就算祂不知道，也沒有去裁奪，這些事仍會按照某一種法則而發展、進行。例如，如果祂沒有特別指示的話，地球就得沿著黃道繼續公轉，並且以地軸為中心，每天由西向東的自轉。又例如，如果有人懷孕了，胎兒仍然會持續的成長，一直到誕生為止。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上帝忙煩的程度。每當有人懷孕時，祂就得做一個裁奪：這個胎兒，應該長什麼樣子？出生時的身高、體重、五官、性別、健康狀況，以及種種的生理條件。還有他的性格，愛不愛哭、怕不怕濕……等等。這樣子整個思維過一遍，假設只花了千分之一秒，每天如果只有一千個人出生，祂就得花上一秒鐘。這還只是人類，還有很多的物種，包括蒼蠅、蚊子、跳蚤，如果都是上帝創造的，祂也得考慮一下，牠們該是什麼樣子。六十種物種，花掉上帝一分鐘的時間。三千六百種物種，花掉上帝一個鐘頭的時間。每天如果有八萬六千四百種物種，分別孕育了一千個新生命，就花掉上帝一整天的時間，這樣子祂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幹別的活兒了。

當然，我建立這樣的模型，是把問題簡化了。該不會有人跟我爭執：「上帝處理一件事，應該可以更快，不用花到千分之一秒」吧？事實上，不管上帝的速度有多快，一定要有處理的時間，因為這是有為法的共同法則，覺知、判斷、作為，不管多麼快，總要有個時間。以電腦來說，雖然電腦不斷的推陳出新，速度也越來越快，但是絕對沒有一個科學家敢說：「總有一天會出現一種電腦，不需要處理時程，就可以產生結果」，因為這根本違背事實及科學的原理。所以，只要上帝處理事情，需要時間，祂就無可避免的，會被無量無邊的瑣事所纏，終至完全癱瘓為止——就像電腦因為處理的工作程序過多而當機一樣。

以上討論的處理能力，偏向於總量的，這是假設那些事務可以延遲處理。另有一個處理能力，也是上帝所必須具備的，就是同時處理許多事務的能力，這是同時發生、都必須立即處理的多數事務。比方說，布魯斯擔任新聞主播時，水牛城發生暴動，照理說，他應該可以不必離開主播台，就把暴動搞定的。因為，同時處理許多事務，應該是上帝的基本能力才對的啊！可是，布魯斯顯然沒這本事。電影也沒有交待真正的上帝到底要如何同時處理大量的事務。

我們可以想像，上帝像是一部速度極快的超級電腦，可以同時處理多種工作。但是，熟悉電腦的人都知道，電腦其實每一個瞬間所能處理的，仍然只有一件事，當許多人同時透過終端機在使用電腦時，電腦便將它的處理效能，分配給各個使用者，換句話說，它一直在「轉檯」，有時為你服務，大部分的

時候為別人服務。如果使用者不是很多，你會覺得彷彿只有自己一個人在使用電腦似的，因為電腦的速度很快，就算它只撥出萬分之一的時間為你服務，你也不會察覺到有什麼不同。

可是，使用者越來越多，電腦的遲延就會越來越明顯，往往畫面就停在那裡，暫時不理會你的指令，你也必須越來越有耐性才行。（一個人使用個人電腦，若同時要求處理的工作程序過多，也會發生類似的狀況。）若是使用者激增，超過電腦的負荷能力，它一旦當機，你再有耐性也沒用。

因為一神教信徒心目中的上帝，能知能覺、能作主，所以祂處理事務，不管多快，一定需要時間；只要是需要時間，就一定有處理能力的極限。比方說，布魯斯耳朵聽到許多人同時在跟他禱告，他就沒有辦法一一分辨清楚。上帝說：「如果你注意傾聽，就會聽到。」那只是人類的想像而已，經不起檢驗的。因為聲波所以能夠被我們所察覺，一定要有高音、低音，振幅大小等個別的特徵。當許多聲波夾雜在一起的時候，彼此互相干擾，便會將聲波的個別特徵掩蓋，讓你完全不能分辨。如果只有幾個人同時跟你講話，也許你還可以分辨清楚。但若有幾十萬人、乃至幾千萬人同時跟你發話，試問你要如何分辨呢？

像一條電話線路，雖然可以允許很多對話同時進行，但這仍然是有限制的。它的原理，仍然是一種資源的分配，也就是說，我們聽到的聲音是經常中斷的，但是因為中斷的時間很短暫，所以我們不覺得通話被中斷過。中斷的時間若是太長，你就會覺得有異樣，工程師設計電話線路，是經過反覆測試，而

找到負載的極限，他不能超過這個限制。同樣的道理，如果上帝是以這種機制來聽取子民的禱告，這仍然是有最大負載量的。

再以眼見色來說明。如果一張底片，用重覆曝光的方式，照了兩個影像，大多數人還可以分辨。如果我們曝光三次、四次……乃至曝光一百次，你想底片會變成什麼樣子？一定是全部感光，洗出來的照片，只是一張白紙而已！所以說，上帝也不可能用眼睛同時看到許多人在做什麼。

因此，上帝了知眾生心行，若是透過生滅的六塵相去了知，必定有處理能力的極限，不可能同時處理太多的資訊。如果祂是了知之後，再作判斷，然後造作，這樣所花的時間就更多了。既有處理能力的極限，就會和電腦一樣，有超過負荷能力的問題，而不堪任為世間萬物的主宰。換句話說，一神教信徒想像的上帝，根本不可能存在。

看到我這樣分析，大家應該可以意會到：人間萬象的運行，應該絕大部分，都是一種自動的機制，即使上帝真有能力，能夠改變什麼的話，祂也只能選擇極少數的個案，展現祂的能力。以《王牌天神》來說，只有布魯斯得到上帝特別的眷顧，其他的人都是自生自滅。換句話說，即使真有上帝，一種自動的機制，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而且這種自動的機制，應該是主角，它主宰了絕大部分，上帝反倒成了配角。一神教的上帝，或許有大福報、大威德，可以應許若干信徒的禱告，但是祂決計沒有能力大幅的改變人類的命運。

自動的機制，即使是在軍隊這種最集權的社會組織，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當部隊長下令衝鋒時，他不必管士兵是左腳先跨出去，還是右腳先跨出去；碰到大樹擋路時，要從左邊繞過去，還是從右邊繞過去；這種小事情，不必麻煩部隊指揮官去操心。不說別人，我倒要問讀者：「你記得今天出門時，是左腳先跨出去，還是右腳先跨出去嗎？」連你自己也記不得了，不是嗎？那你怎能期望別人替你來操心呢？同樣的道理，至高無上的上帝，不應該花腦筋去處理阿貓阿狗的家務事。即使祂有心，也沒有那樣的能力及那麼多時間。

還有前面說過的，天體的運行——它依循克卜勒定律而移位，這當然是自動的機制。這種自動機制是自然律，它沒有任何例外；如果上帝有本事打破克卜勒定律，那才真的是奇蹟呢！電影中有一幕，布魯斯為了營造羅曼蒂克的氣氛，拉近月球，結果造成潮汐嚴重異常，產生災害——這純粹是電影工作者的想像，天文史上未曾有這樣的紀錄。

事實上，當基督徒承認，人類有自由意志不受上帝掌控時，上帝的權限，已經受到嚴重的限縮，不能再說祂是萬能，更不能說祂是最高的了。因為人類有自由意志，所以上帝無法阻止人們去造惡，一個人要偷要搶都隨他高興；乃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決定要侵略另一個國家，上帝也管不了。反過來說，上帝也無法使人們去造善，人們造善仍然是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造善、造惡上帝既然都管不著，也沒有能力以見聞知覺的方式了知眾生的心行，那麼造善、造惡的後果，當然也不是上帝所能作主的，所以上帝並不是賞善罰惡的仲裁者，而是由因

果律自然運作的，所以上帝不是萬能的主宰。

所以布魯斯祈禱止息戰亂、饑饉，上帝沒有應允，上帝說那像是選美的說詞。是這樣嗎？布魯斯或許言不由衷，那麼那些飽嚙戰禍的人們，難道沒有至誠的祈禱？而地球每天仍然發生許多天災人禍。應允這些善願，會讓上帝這麼為難嗎？以致祂每分鐘都要拒絕個成千上萬的善願！難道上帝就這麼鐵石心腸嗎？還是祂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能力？

一神教不承認三世因果，又把一切歸於上帝的旨意，這框架堅牢而沈重，即便有不世出的神學天才，也難以補救其理論的缺憾——只好承認上帝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這麼一來，上帝萬能的神話，已經全體幻滅了。

那麼，人們能夠期望上帝什麼呢？以《王牌天神》的情節來說，上帝示現神蹟救了一個怨天尤人的電視記者，據說祂也曾對甘地示現神蹟。也就是說，小事情求祂，還幫得上忙，若是國家、社會的大災難，就別指望祂了。祂既然沒有比我們高明多少，憑什麼把祂封為造物主、說世間的一切都是祂的旨意？就好像有權勢的人，本事比我們高明，但基本上跟我們一樣都是人，上帝雖然比我們有辦法，也不能就因此說祂和我們不一樣。

日常生活中，奇蹟當然不是經常出現的，這總得有個說明。所以電影中說，上帝不贊成濫用神蹟，斥之為魔術。祂贊許的奇蹟，包括：兼二份工作的單親媽媽還撥得出時間參加兒子的學校活動、毒癮者戒斷成功……等等。換句話說，每個人

都可以是奇蹟的創造者，以這點來說，他們也等同是上帝。因為上帝教化布魯斯的手法，和教師、社會工作者、傳教士……等人所用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祂只是讓當事人認清真相，或者在關鍵的部分，給予協助，主要的問題仍然必須由當事人自行解決，上帝並沒有能力直接將問題拿掉。

《王牌天神》以這樣的方式詮釋一神教的教義，固然有正面的效益：每個人應該憑著自己的努力，棄惡揚善，爭取將來可愛可樂的果報，不應坐待上帝賜予奇蹟。然而，這樣的詮釋已更進一步限縮上帝的功能，剝奪祂的中央權限，承認有「次級上帝」的概念。再說，既然有上帝管不到的地方，就不只是「次級」的，而是與上帝平行、乃至可以互相抗衡的。上帝有祂的自由意志，每一個人也有他的自由意志，這用眾生皆有八識心王，可以解釋得若合符節。若說只有一個最高的上帝，別的有情都是祂創造的，要怎麼解釋祂所創造的有情，竟然不聽從祂的指揮？又如何解釋亞當與夏娃被上帝趕出伊甸園之前的園外眾生？而說亞當與夏娃是人類的始祖？可見不可能有一個唯一的萬能上帝，以祂的意旨創造並主宰世界及生命，「上帝」不應該只有一個，也不應該是有意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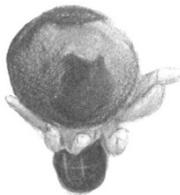
所以佛教的主張才是正確的：眾生各自有一個沒有意志的第八識，這個第八識會記錄你的過去及現在每一剎那的心行，在現在及未來適當的因緣現起時，起酬償因果的作用，從不滅失或錯亂。記錄業種和酬償因果，都是第八識法爾如是的體性，而不是祂的意志。每個人的第八識記錄每一個人過去的別業而報償果報，包括性情、愚智、健康與疾病等正報，但也記

錄每一個人現在面對各種果報情境下，自由意志所作各種決斷的行為而成為別業，作為未來酬償正報的依據；所有人的第八識則依據所有人的善惡心行的總業力，共同報償所有人的共業，包括地理、天候等依報。

第八識了別眾生心行，不是透過六塵相而了知；祂酬償因果，產生世間的萬象，也不是因為意志，而是依循因果律。而因果律是第八識法爾如是的體性所展現，並非第八識或任何人去創造它的。第八識的核心體性，佛門中開悟明心的修行人，是隨時可以當下現觀的，所以第八識的存在，不是虛妄想像，是可以依循一定的方法與步驟，親自體證的。而這個親證第八識的方法與步驟，也是依循第八識法爾如是的因果律而成就。

上帝與第八識的同異，不容易解釋得清楚，因為這已經牽涉到修證佛道的秘密。未親證萬法本源的人，永遠無法想像祂實際的內涵。比方說，一般人無法想像，離開六塵相，要如何了知眾生的心行；只有親證的人才知道：這本來就是法界永恆不變的真相。

一神教的信徒，既已主張人不可能變成上帝，則他們當然不可能親證「上帝」，因此他們有關真正創造生命的上帝的觀念，必落入凡夫的臆測與想像——《王牌天神》也一樣，只是天馬行空的幻想，搏君一笑倒也不妨，大家別當真就好了！





大溪正覺選佛場

——動土典禮法會點滴

—正國 & 正玲—

丙戌年春末夏初之際，天氣變化多端、氣候陰晴不定。從四月初以來同修會會務就特別忙碌，春季兩梯次的禪三剛圓滿，緊接著就是禪三道場的動土典禮、布薩、浴佛節、大悲懺。短短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每週都各有不同的重要法事，同修會各組義工菩薩眾們也忙得不亦樂乎！而最特別的就是禪三道場的動土典禮，很多事項都是以前沒處理過的狀況，典禮前一週由孫老師召集眾同修出坡整理場地，植草護坡、除草整地、立架護樹等等工作，連平實導師、師母及諸親教師們也都一起參與大眾的工作，充分示現菩薩摩訶薩化導眾生，必與眾生同事利行的楷模。

事前規劃思縝密，空蕪場間法幢立

禪三道場動土典禮前，各組義工們各自規劃分派執事，此次法事預估將有六百位同修參與，以目前同修會的規模而言，這樣的人數對各組義工執事都是很難得遇到的大活動。眾同修為報答佛恩、師恩，發心護持平實導師弘揚佛陀正法的大願，十多年來這次可算是一次大型法會。其他諸如場地佈置……等事務暫且不提，光是香積組預計要在空無一物的工地

上，製作出六百多份的便當，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若仔細盤算所有相關應準備的種種事項來說，還真會讓人手軟！

為了要在空曠的工地上辦好一場隆重莊嚴的法會，數天前便開始籌備集中各項所需物資。法會前一天，義工菩薩們趁早準備，在早上八點左右就已經就緒，大約有五、六十位師兄姊，六輛貨車及十數輛的小轎車，滿載著鍋碗瓢盆、瓦斯火種、粗重細軟、大大小小，其數甚眾；另有義工菩薩載著佛菩薩莊嚴的聖像、鐘鼓幢幡、鮮花布幔，法會所需一應俱全，一行浩浩蕩蕩出發到大溪吉地。另外，同時也僱請挖土機幫忙將地剷平壓實，以便隔天可以做充作臨時停車場地使用。

到達工地，法會主場地的佈置已經事先請人搭好簡單的棚子。義工菩薩展現以往佈置禪三會場的本事，將原來空空蕩蕩的棚子，架設起隆重莊嚴的壇場，裝飾會場成為肅穆清雅的清淨地。原來空曠雜蕪的工地，就在義工菩薩們的慧心、巧手，及團隊的分工合作下，短時間煥然一新，儼然成為有佛菩薩駐錫而生氣盎然的法會會場。

另一邊，義工菩薩們利用會場邊的空地，佈置起中央空廚般的各種廚房器具，安排好清洗、整理、切剁片整、煎煮炒炸、下鍋起鍋的流程動線。還有將廚房用具事先清洗妥當，就等明天吉時一到，準時備妥蒙山施食所需的豐盛菜餚，以及將施食後的菜餚變化成眾同修的伴手餐盒。當然，這也需要有師兄姐事先採買午供及蒙山的所有食材。

當天色逐漸暗下，會場佈置的工作也漸漸完成，顯現出整

齊有序的會場。為了保持這一天來的努力成果，迎接明天的殊勝法會，以免附近的貓兒、狗兒過於熱情地想要提前參觀會場，在無意之間留下令人驚奇的場面。因此有四位師兄當晚就睡在會場中，以維持夜間會場中的「秩序」。四位師兄每人都自備帳篷，各自睡在自己的帳篷裡。有師兄超誇張的，一個人睡四人份的帳篷，更誇張的是有一位師兄睡六人份的帳篷，這不是袖裡乾坤，而是菩薩的帳篷乾坤了。根據其中一位濫師兄表示：晚上這裡很靜、很好睡。於是，繁忙的事前準備工作所完成的成果，就在四位義工菩薩駐地守護下，暫時劃下休止符。壇場就在整個空蕪的場地中矗立著，幢幡在微風中，輕輕的、靜靜的飄動著，似乎表彰著正法在頹圯中重新建立起來，正預備著迎向光輝的明日！

隨緣應變龍天護，人天兼算現祥儀

法會當天一早，義工菩薩們忘掉昨日的疲憊，一心只想早點奔赴法會現場，開始驗收之前所有準備工作的成果，也隨時提高警覺，面對所有可能的突發狀況。此次法會，特別細心的準備了醫療站與知客站，以便在偏僻的法會場地中，能夠緊急的照顧與會大眾的身體健康。由於會場中，豔陽高照，於是使用「五百萬」的超大號雨傘來遮太陽。場地正中央是動土的基樁，基樁四邊堆滿平整的黑色細沙，細沙上總計擺放十二把的金色鏟子，在陽光中閃耀著光芒。從壇場到動土的基樁，慎重的鋪上大紅地毯，一塵不染的令人眼睛一亮。壇場兩旁的觀禮席，座位排列得筆直整齊，原來是義工菩薩在排座位時，細心的用繩子拉出對齊線，然後一張張坐椅仔細的對齊排妥，然後

在每一個座位上整齊的放置《動土儀軌》與《佛事儀軌》，作為法會儀軌之遵循。

廚房的義工菩薩們熱鬧異常，大量的蔬菜、水果、米糧、醬料，全部鋪陳開來，大伙兒挑菜的挑菜、洗菜的洗菜、切菜的切菜。另有幾位義工菩薩穿上圍巾，頭戴高帽，全副武裝，切豆乾、切香菇、切素火腿等等。就在這一番辛苦忙亂的準備中，有幾位義工菩薩匆忙間不小心受傷而掛彩了，還好都是皮肉小傷並無大礙，簡單處置後，又義無反顧地繼續投入繁瑣的工作中，忙得不可開交。再有師兄、師姊們擦供桌、洗水果、擺花盆、設香案等等，行動迅速，無有稍懈；更有梵唄組的義工菩薩準備法器、香花、香爐等等，將壇場的擺設粧點得益發莊嚴肅穆而又生氣蓬勃。

到了中午用餐時間，算是義工菩薩們在忙碌一個早上後，唯一的短暫休息。義工菩薩工作辛苦，所以午餐雖然簡單卻是真材實料，非常豐盛：炒冬粉、炒米粉、炒麵、蕃茄與豆皮燴飯，份量多少自己決定，吃飽喝足而止，這樣才有氣力面對接下來的挑戰。另外，還有美味可口的湯，材料有玉米、蘿蔔、滷豆腐，超好喝的。尤其是新鮮的玉米，粒粒晶瑩剔透，咬下去濃郁的湯汁還會噴出來，令人滿口留香。短暫的用餐後，義工菩薩們顧不得休息，又開始繼續忙碌，再度提起精神，因為法會即將正式展開。

事前規劃中，交通疏導本來就是考驗計畫週詳與否的重要問題。原來預估當天將有約100多輛車來到會場，此外還會有大型的遊覽車要來到僻靜的鄉間小道，讓交通疏導更顯得是個

重要的挑戰！因為進入會場的通道只有一條猶如羊腸、狹小的產業道路，僅能勉強讓遊覽車通過，就算是小轎車要會個車都得大費周章。再加上附近住戶及小型工廠偶有大型車輛出入，要維持交通順暢著實需要事先縝密的動線規劃，及不少人力的配合指揮。加上典禮前一直都是陰雨不斷的天氣，若法會當天再下起大雨，情況就更加令人難以想像了！這一組人馬中最辛苦的應該算是李正興師兄了，幾天前就開始規劃安排動線及整理停車場地。法會當天早上又得指揮交通組義工們，先用石灰粉將數千坪廣的車輛動線及停車區域畫好。因為大家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原本計劃用兩包石灰粉來畫動線，但採買的同修不知何故卻買來了六包。大伙還在煩惱多出那麼多包的石灰粉要如何處理？沒想到完工時，六包石灰粉剛好用罄，一分不多、一點不少！想來應該是護法龍天冥冥之中一起來幫忙，才會如此精準剛好吧！

再者，指揮交通的工具，因道路入口極小又無明顯醒目的路標，故於路口設置「正覺海會」的大看板，斗大的字老遠就清晰可見，方便與會大眾辨識認路。沿途安置指引的各種路標，指揮用的白手套及口哨等等，樣樣具足。直到法會當天才發現，萬事俱備，卻獨獨漏了交通指揮棒。對於沒指揮過交通的義工菩薩們，少了這樣工具，如何指揮車輛駕駛清楚的明白行進方向，完成疏導交通的任務？此時一念閃過：「DIY自己動手做」，如何做呢？緊接著又起一念：「山上竹子恁多，正好就地取材」，義工們大夥就選了幾枝胖瘦適中的竹枝，鋸成適當長度再用紅、黃兩色膠帶交錯纏繞，雖是克難式指揮棒，倒

也別具風格而且實用！

參與法會的同修們在中午時分陸續到達，義工菩薩們各就各位準備開始迎接陸續到達的車輛，維持交通的順暢。好在老天作美，不但沒有下雨，而且還是個大晴天，一切都十分順利。惟獨考量到遊覽車車身龐大、重量又重，首先擔心遊覽車難以會車，將會使交通打結；二者擔心臨時停車場是泥土地濕軟，恐怕無法負荷遊覽車的重量，恐怕會陷落，因此規劃遊覽車到達會場，乘客下車後，遊覽車必須離開會場回到省道大馬路上找停車位。當遊覽車離開會場時，避免在狹路上不能會車而交通打結，必須於路口管制車輛不得進入，以免雙向無法會車而卡住！

當第一輛遊覽車到達會場，卸下乘客將要離開時，就依照計畫通知路口管制人員，停止車輛進入，但因為對講機功率不足彼此無法聯繫，又因為會場地處偏僻的鄉間，行動電話訊號極為微弱，聯繫上斷斷續續不夠清晰。路口管制經過約20分鐘仍不見有遊覽車出來，路口車輛卻已經是大排長龍了。管制人員只得先讓小型車陸續放行，當時遠路的台南共修處諸位同修搭乘的遊覽車，因恐無法會車而不敢冒然准許其駛入，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商請台南共修處的眾同修們在半途下車步行入會場，也商請開小型車正要進入會場的同修們，若有空位者幫忙接駁。但仍有許多同修頂著大太陽步行進入會場，藉此機會向台南共修處同修們及其他同修告罪懺悔，由於應變處理不當，讓大家受苦了！後來由正興師兄騎著機車沿路查看，才發現原來應出來的遊覽車自行在路邊找到一塊小空地，就安然地

停著，讓義工菩薩們在外頭苦苦等候不見它的蹤跡，打亂了整個交通疏導的計劃！好在後來就由正興師兄騎機車穿梭聯繫，交通疏導就非常順暢，車輛也就能順利進入會場了。

原來臨時停車場規劃能停100多輛車，結果湧入了200多輛車，再加上6輛大型遊覽車，剛好將整個臨時停車場塞得滿滿的，連規劃的通道也全都停滿，所有參與法會的車輛完全停妥後，全都動彈不得，如果再多一輛也停不下。這種車輛數剛好填滿整個臨時停車場，顯然不是人力所能事先規劃，隱隱約約之中，護法龍天又幫忙安排規劃，彌補義工菩薩即使費盡腦筋也難以完成的艱鉅任務，都能順利圓滿的完成。

時間愈接近，壇場的與會同修們也愈聚愈多。原來預估與會的人數大概在六百人左右，所以兩側的觀禮席租借了六百張座席。這時觀禮席已經坐滿了，開始有許多同修找不到座位，只好站著等待法會開始。又一會兒，觀禮席的棚子也站滿了，有人開始要站在棚外，頂著豔陽。這時，香積組兼推廣組組長廖師姐眼見人數超出預估非常多，法會即將開始，卻還有同修們陸陸續續的進入會場。食材一向都有備份，義工菩薩也都會多準備很多食材，所以食材絕對夠，但是餐盒沒有太多的備份，還有一些配料也不夠，顯然法會後的餐盒一定不夠發。總不能讓同修們沒有座位坐，回家又空手而回，那就太對不起眾同修的熱誠了。於是緊急央請，數月以來常在此地出坡的鄒明志師兄聯絡採購餐盒，並且開車到附近採買一些數量不足的調味配料。

鄒師兄帶著香積組邱美芳師姐急忙開著車到大溪市鎮上

採購，也顧不得法會即將開始，自己不能參與，開車急奔。車子一離開法會所在的山谷，到了省道上，沿路上總覺得怪怪的，這才注意到：怎麼天氣突然變壞了，剛剛不是豔陽高照，熱得大家滿身大汗？最近天氣就是這樣說變就變。也顧不得天氣了，趕緊採買要緊。就這樣在一路陰霾的天氣下，以及偶而飄下綿綿細雨，好像就要下起雨來的情形下，到了市鎮急急忙忙的採買了些廚房配料，又急忙趕回會場。車子接近會場時，才發現原來不是天氣變壞了，而是會場上方的天空四週沒有半點雲，使得會場豔陽高照，更遠一點則天空雲層積厚，沒有半點陽光。所以，從遠處望來，就像是有一束亮麗的大光束，從天空中直接照下，讓整個會場籠罩在萬丈光芒中。似乎是昭告著天地萬物：光束照射之處，未來將是全世界目光聚焦之處。更像是照破眾生冥冥暗夜的明燈。因為此處是要建立同修會未來永久的禪三道場，此後將不必再到處流浪、商借場地舉辦禪三了！明年開始就要在此處舉辦精進禪三，令已經發起菩薩性的大乘行者們，能夠在自有的道場中，舒適的參禪而親見本來面目，照破無始劫來遮覆眾生的無明而親證 世尊的大法光明，可以隨著 世尊教導的法道逐步修行成佛。所以，同修會的禪三道場也叫做「選佛場」，因為未來劫能有諸佛成佛，就是要有菩薩親證成佛所依永不變易、永不斷壞之真實本心。找到真實本心才有可能成佛，這也是天界眾生共同企盼之事，更是一切護法龍天誓願力所成就之處。所以，春末夏初天氣陰晴不定，也是極難事先規劃，但是就在護法龍天的大力擁護下，同修會興建選佛場的動土典禮，就在「四處陰雨獨晴寶地」的

殊勝因緣下，開始了。

執鏟立下千年基，開示法緣萬年計

法會在逐漸響起清脆的鐘鼓聲中開始。維那唱言：「主法和尚就位，大眾向上禮佛三拜：代表眾三拜，大眾向上三問訊。」由於觀禮席擺滿座椅，座椅前後的距離，只留足夠站起來的空間，所以只能問訊，無法禮拜。然後，就在大眾唱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聲中，主法和尚慢慢就位。維那唱言：「恭請主法和尚宣讀召請疏文。代表眾請長跪，大眾請合掌。」主法和尚開始宣讀疏文，向世尊及諸佛菩薩稟報：同修會將於此地啟建禪三道場，祈請世尊及諸佛菩薩神力加被，令啟建禪三道場諸事順遂，可以令正法有一個長久依附的道場而能夠源遠流長，能夠利益一切渴求正法的佛弟子。平實導師宣讀疏文，言詞懇切，悲願廣大，令在場的眾同修們亦感同身受，同發誓願。與此同時，許多位義工菩薩身著海青忙著將香點上，將十數桌供桌上豐盛的供品上插滿香，讓此地的冥界有情一解饑渴，並且還要注意續香，讓香煙不斷，令此界眾生能身心飽滿。

在《蓮池讚》《阿彌陀經》唱畢及數百聲佛號後，平實導師向此地的有情眾生、土地神祇、幽冥眾生及一切含識眾生開示：「希望此地一切依草附木精靈、孤魂野鬼，以及此地的有情都能感受到我們的盛情誠意。我們佛教宗門正法，直至今今天可以說是法脈猶如懸絲，我們為了正法的弘傳，每年都必須在外租賃或商借道場來使用，導致浪費許多的人力與物力，也造成許多的不便。本會現在於此地界籌建供大眾使

用的禪三共修道場，這個禪三共修道場是個選佛場，意義非常的重大，因此既然選定在這裡作為道場興建的場地，不得不要與諸位，即在此地的一切有情、一切的孤魂野鬼、一切依草附木精靈，都要請你們體諒，請你們能夠共同支持；因為了義正法的弘傳非常困難，必須懇求諸位的體諒，能夠讓出這塊寶地。正覺同修會也感謝諸位這麼長久以來，對這塊寶地的照顧，希望我們今天到這裡興建的禪三正法道場來，未來也能利益諸位。今天在這裡特地供應了飲食以及水果、淨香等，供養諸位，願諸位藉此供養以及法緣的緣故，未來都可以進入佛門中。若因緣成熟，也祈望諸位能早日往生善處，來世再來人間，能夠在我們同修會中，共修正法、同證菩提。在今天接下來的法會之後，請諸位有情能夠離開這塊寶地，不要讓我們將來施工時，讓這個地方的有情有任何的損傷。感謝諸位有情護持正法的一切大功德，期望諸位以此功德迴向往生善處，來世同到正覺同修會來，共聚一堂，同證菩提。感謝諸位盡心護持照顧此地的佛弟子眾，也感謝此地一切有情、一切魑魅魍魎、依草附木精靈的支持與愛護。謝謝大家！阿彌陀佛！」接著進行蒙山施食儀軌，由主法和尚 平實導師、理事長悟圓法師與寬道法師同持大悲水進行灑淨。大悲淨水遍灑於供養的食物，願一切有情飲食無缺，皆得飽滿，再遍灑於整個動土範圍，祈望該處有情速能遠離惡道身，藉此護持正法的功德，往生善處，速證菩提。

接下來的動土儀式，由 主法和尚、理事長悟圓法師、寬道法師與諸位親教師們共計十二位，手執金色鍤，在總幹事高

唱：「一鑿，禪門振宗風！再鑿，正法永流傳！三鑿，皆共成正覺！」，以及與會眾同修歡聲雷動的鼓掌聲中，整個會場瀰漫著興高采烈的氣氛下，簡單而隆重的完成動土儀式。接下來，就是與會大眾引領期盼的平實導師開示：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我們十來年，每年舉辦一次(最近五、六年每年舉辦二次)精進禪三的共修，都必須到處去借道場。諸位可能不瞭解我們流浪的歷史，讓我們一起數來吧！我們第一次禪三是在瑞芳進去的一個小地方，叫做侯硐，就是常常有人去十分寮瀑布玩的那個方向。」此時，豔陽高照，氣溫極高，白老師擔心平實導師會曬傷，於是拿來「五百萬」的超大型遮陽傘為平實導師遮陽。導師中斷演講，看著大陽傘說：「喔！那個太大了！（大眾一陣笑聲）如果你們有那個便利的話，一隻雨傘就好了，因為那麼大的留給佛用，比較適合！」（大眾一陣笑聲，白老師隨即持著大傘離開）然後又接下去開示：「那麼，那一次活動，在當地山坳裡有一個平陀禪寺，它是一個很小的寺廟，……」白老師借來了一隻小雨傘，導師說：「喔！這個適合我用（大眾一陣笑聲），那個大的給佛用（指剛才那隻「五百萬」的傘），我不能用。我們在那邊辦禪三，那是第一次禪三，我記得大概是二十幾個人，禪三過程中當然也不免會有一點兒小插曲。後來有人又找到一個地方，那是我們的第二次禪三，是在中壢市的永平禪寺，陸老師就是那一次打禪三打出來的（大眾鼓掌）。那時候他的監香老師就是張老師（大眾一陣笑聲及鼓掌），後來因為在那邊，我們那時候是明心時馬上就進入見性一關。然後教導想要見性的人，

叫他們去看雞、看魚、看螞蟻。有些人正在地上看螞蟻，裡面有一個常住法師就也來教起禪來，還是有著小插曲；還好住持和尚對禪蠻有一點瞭解，就告訴他：『你不要管人家，人家在參禪，你不懂得。』那麼這件小插曲就順利的過去了，這是第二次禪三。」

「覺得會被不懂禪的法師干擾，不太好，所以第三次禪三，那是在石城舉辦的，沒有常住法師的干擾。這是前三次的禪三。第一次禪三，因為到第三天如果參不出來時我們就明講。包括第二關的見性也都是明講的，那時候就到山溪旁邊，教導他們佛性是什麼？要怎麼看！要這樣子、怎麼看，就教他們。結果只有一位見性，兩位是後來回家才終於觸證到，才算眼見，其他都變成解悟。所以總共只有三位是眼見，因為那次有八個人明講，其他的五個都是解悟的。那麼到後來，一個一個也都走掉（只剩下三位真正眼見佛性者，今天還來參加這個法會）。這三次禪三，我們都是明講的，最後一天，只要是參不出來的人，我們就聚集到小參室裡面明講的。你們都知道二〇〇三年初，楊先生退轉，他的明心是怎麼來的？就是趁著中午放香的時間，就在永平寺的中庭樹下，我跟他明講，教導他如來藏是如何如何？你應該怎麼體驗。明講的就沒有功德受用，他的因緣如此，那也是無可奈何！第三次在石城的禪三，最後一天參不出來時，那天下午也是全部喚進小參室裡面明說。」

「這三次的禪三，我的色身都很難過，第一次是一直嘔，沒辦法，只好喝糖水加鹽，我想這個大概是巧合啦！難

道這個密意明說這麼嚴重嗎？因為我這一世是自參自悟，所以也沒有人教導我說：『這個密意不可以明講，要讓大家自己參！』所以我就明講，這是第一次禪三色身難過！但這一次不很嚴重，只是有一點虛脫，跟剛才張老師被曬的情況有一點類似！（大眾一陣笑聲，因為氣溫太高，張老師有些不適。）第二次在永平寺時，到第三天晚上，也是因為白天有許多人都是被我明講的，所以到那天晚上，半夜裡面就開始脹氣，脹到一個肚子就像青蛙一樣，有一位師姐帶了還沒有開封一瓶的氣功油，然後有一位許師兄就用氣功油一直幫我推揉著腹部，推到他的手都麻掉了。因為這個氣功油很冰冷，他的手麻掉了，我卻沒有感覺好轉。我差不多到清晨四點左右，脹氣才漸漸消了，消了以後索性就在那邊看著一樓的前庭，覺得這個地方我好像很熟悉，好像往世住過。可是這個不可能啊！這個寺院當時來講，是二十多年前才蓋起來的。從那次禪三開始，就開始勾起一些往世的東西，一點一滴慢慢就出現了，這是第二次，當青蛙喔！」（那一次禪三時，寺院上方出現了瑞相，一片祥光，卻不是燈光照出來的，找不到光源。）

「第三次在石城，也是因為我這個人蠻……，台灣話叫做鐵齒，叫做不信邪。我想：『大概那兩次身體不適是碰巧啦！』所以難過也就算了，第三次還是準備明講。打算到了最後一天下午把沒破參的人全部叫進來，可能是我心裡已經決定要明講，所以那天一開始喉嚨就啞掉了。也沒感冒，就是沒聲音，讓你別講！不讓我講話！接著，我就請他們從石城跑到頭城去買酸楊桃汁，那個楊桃汁1250cc，三個鐘頭內

我就喝完了！哎！有一點聲音了，第二天下午叫進小參室又明講。可是我那次禪三結束回去檢討，就覺得說這一定不是巧合，不可能連著三次都這樣子。所以我就開始改變了。後來也因為在經中讀到開示，說不可以明講，然後從那次開始改變。」

「到石城辦禪三，已經是第三個道場，後來那邊也因為他們心態上的問題，所以我們就再度流浪，流浪到東溪鄉有個慈願寺，就從那個北海公路過去。沒想到，我們在那裡辦了兩、三次禪三，以後發生的事情又使我們無法再借到慈願寺了；這都是楊先生等人辦的事，他們去那邊做工作，使住持法師不再借給我們辦禪三。那個做工作的事情，我想天鐘師跟天乙師應該很清楚內容。因此我們那邊又不能去了。」

好在後來我們有位師姐就幫我們找到女童軍中心，之前我們也去石門水庫旁邊那個童話世界——後來改成彌陀世界——去勘察適不適合。但是我們去到那邊發現，那邊若是下雨的話，我們便沒辦法舉辦禪三。正在頭痛，剛好有位師姐幫我們找到女童軍中心。雖然大家比較辛苦一點，前一天義工菩薩就要跟著福田組長到那邊去佈置，從一個與佛法完全無關的地方去佈置起來；你們第一天去報到，覺得它好像是現成的、本來就應該如此，其實不是，那是他們一整天佈置的結果。然後兩個梯次禪三結束了，他們三個鐘頭以內就要全部收完，要還給房東，這個是很辛苦的。」

「每一次禪三都這麼辛苦，因此我們覺得需要趕快把這個禪三道場完成。但這個禪三道場也是好事多磨，這塊地，

其實很早以前我就來看過，我為了要找禪三道場，以前也找過很多地方，車子到處去跑，到處觀光去，為了找尋禪三道場用地，也為同修會當了一陣子山水師。有些地方我看了都不中意，因為不能用，雖然很便宜也不能買。其實這塊地，當初，大家找到這塊地的前一年，我就來看過，因為開價太高，所以，我丟了一句話就走了。因為我們來看的時候是滂沱大雨，我丟下一句話：『每坪最多六千塊錢，超過六千塊錢就不買。』我就走了，不跟他們再談。沒想到最後又回到這裡來，但是價錢有降下來。我們也是談了很久，最後才終於接受啦！我們現在這塊地，大家可能不很明白，未來會用鐵板圍起來，開始動工興建禪三道場。」

「這個地方預計明年〔編案：2007年〕四月禪三就會在這裡啟用，所以明年四月以後，來這裡打三的人日子就好過了，不會像以前那麼辛苦。我們現在在女童軍活動中心，個子高一點的，腳都無法伸直了睡，很辛苦！搬到這裡來以後就會比較好一點。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這個地方前面斜一點的地方，我們準備要蓋正覺寺。「丙建」的這塊地，我們是要蓋三層的禪三道場，沒有地下室，總面積480坪，三層樓總共480坪。到那時候諸位打禪三會輕鬆一點，將來正覺寺蓋好以後，禪三將會改在正覺寺辦；這個地方將來就改為常住法師的安單處，把它作為祖師堂。這邊將來供觀世音菩薩與克勤大師的像；將來正覺寺那邊供釋迦牟尼佛，另外就是文殊、普賢。」

「將來正覺寺的規模比較大，第一層很大，並且是要中

間沒有樑柱的，所以工程就比較難作一點。本來我的打算是正覺寺要縮小，因為我想：蓋這麼大，會不會太浪費了？有的人說：『老師！你不可以縮小，這一個地方將來是要容納二千人來用的，地方怎麼可以縮小！不夠用！』（大眾鼓掌）所以他們不同意我縮小，可能我現在還沒有完全接受啦！還在考慮中，還可能需要一面走、一面瞧，看到底正法的發展是怎樣？因為正覺寺要兩、三年後才會動工，申請變更完成以後還要去整地，要先有雜項執照，才可以申請規劃。所以正覺寺要拿到建築執照，還要一段時間。不過，這個禪三道場明年就可使用，我就已經很歡喜了。其他的對我而言都是錦上添花，我對這個沒有什麼野心。」

「要說有野心的話——應該說是企圖心——企圖藉著諸位不斷的成為真實佛子，能夠進入佛道之中，將來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人力，來完成《正覺藏》的編輯；把所有的偽經都摒除在外，這樣我們就可以使正法再延續至少一千年。我們過去已經把它延續了一千年而來到今天，現在希望再把它延續一千年。因為我們已經把八、九、十識的問題，能夠把它解決掉，把它摒除掉，將來不可能再有人來爭執有九個識。我們已經把它確定下來：「識」就是總共只有八個識。所以正法未來的一千年基礎已經楷定，已經不會有問題了。現在接下來就是要怎樣再把它延續一、兩千年，就是要靠《正覺藏》。可是《正覺藏》是一個很大的工程！這個大工程必須要有很多的人來幫忙，特別重要的是：要有非常多已經破參的師兄、姊們，一起來做。這個工程才有辦法完成。以我

們現在的人力來講，我們這一世走了都還無法完成。所以需要再擴增更多的破參者來一同參與，這個《正覺藏》才有辦法把它完成！如果能夠完成的話，正法還可以再多延續一千年，未來的兩千年就可以維繫於不墜。大家將會非常的辛苦，要有準備：非常辛苦！但是下一世再來，大家都將很輕鬆啦！這是我的看法。因此若要完成《正覺藏》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把這個復興佛法的大業，在我們手裡來把它完成。」

「今天這個禪三道場的啟建，有我們大家努力護持讓這個工程迅速完成。諸位這個大功德，絕對功不唐捐，因為這個功德會使正法延續下來。以前從來不認同「如來藏」的道場，現在已經有人宣稱他們的法也是如來藏。不管他們是如何的標榜，只要他們認同如來藏勝法，那就夠了。至於證如來藏的法，就由我們來傳：他們去支持，我們來傳。這是我的看法。所以，很顯然地，在我們這些年將正法的法義不斷重整之後，佛教界也不得不去做這樣的轉變。藉著諸位共同的力量把他們引導出來，促使他們不得不要正視如來藏的妙法，這也是諸位的大功德。由於諸位努力護持正法，引導各地佛教道場，走進正確的觀念，走向如來藏思想的正路。這個功德，是諸位的功德，把諸位這個功德迴向快速的成佛，並且迴向成佛的過程中都是快快樂樂的，不必悲哀的學佛，每一世都很迅速、很成功而且很快樂。謝謝諸位！（大眾鼓掌）阿彌陀佛！」

廣大誓願殊勝行，南瞻部洲弘菩提

最後大眾在迴向發願的禮誦下，共許生生世世護持大乘了義正法的大誓願。並由維那高唱：「大眾禮謝主法和尚，頂禮三拜。」引領大眾禮謝主法和尚。但是平實導師的麥克風已經被控音人員不經意的關掉了，平實導師再以其平易近人的風範，就用兩手當擴音器，放在嘴邊大聲回說：「禮佛一拜，阿彌陀佛。」大眾就沐浴在平實導師親切柔軟的呼喚聲中及口中唱唸佛號聲中，滿心溫暖的圓滿了啟建法會。

當法會圓滿結束時，陽光依然普照而流洩下更燦爛的金黃色光芒，令整個會場大眾的臉龐也都顯露出亮麗光彩。香積組義工菩薩即時完成近千個餐盒，分發給從全台灣各地匯集而來的同修們。眾同修領著餐盒、水果及護持正法的廣大誓願，身心愉悅的踏上歸程。最後，香積組幾乎發完所有餐盒，只剩下大概十來個餐盒供自己食用，不多也不少，所有香積組的義工菩薩都大呼不可思議。

擠滿200多輛小型車加上6輛遊覽車的臨時停車場，就從最外圍的小型車，還有佔住主車道的遊覽車，逐漸一部一部的緩緩離開會場。四處聽到同修們依依道別的聲音，因為各地講堂的同修們原來都相聚一堂，在台北講堂上課，隨著各地講堂的設立而分開了，大家難得相見。中午大家才互相招呼好久不見，才幾個小時之間，又要互道珍重，於是別情依依。特別是同修會所修的是大乘究竟了義正法，在廣大的學佛人中，難得有宗門裡的知音人。佛教道場雖然遍布全台，到處也都有佛弟子，但是有誰能夠作家相見？只有同修會中的眾同修，彼此才能作家相見，才是佛法殿堂中的家裡人，才是真正的知音人。

家裡人才短短相聚又要別離，不免依依不捨，因為不能暢懷而談，才相談數語，催促上車的吆喝，聲聲傳來。因為不上車，前面車子不走，交通就不能疏解。

珍重！珍重！珍重了！在菩薩的法道上，我們必然重聚。現在，我們只是回到台灣的每一處，站在散播大乘了義正法法種的最前哨。如來藏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本來就彼此相照，本來就沒有離與不離，沒有合與不合。我們都知道禪三道場的所在了，我們未來必然常常在此相聚，為了照破眾生無明而再相聚。正法終於有了根基之處了，不再飄蕩流浪，正覺諸菩薩爾後更當鼎力護持正法的弘傳，響應 平實導師弘法護教之悲願，救護佛子四眾出邪見深坑，奠立正法千年基業，乃至將今時末法期回溯至像法期，普令一切有緣佛子同證菩提，才能真正的報答佛恩、師恩於萬一！

「布施」相略探

(二之一)

—正誠—

一、布施之意義及功德

「布施」二字從梵文Dāna轉譯而來；「檀那」為Dāna之音譯，意譯為布施。隋 慧遠撰《大乘義章》卷十二解釋布施之義：「以己財事分布與他，名之為布；輟己惠人，目之為施。」平實導師亦於《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第一篇〈念佛法門之殊勝與前方便〉當中有如下開示：

六度詮旨是菩薩法門。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與智慧。布施有財布施、無畏布施與法布施；財施是賑濟貧窮以及助成一切的善業。無畏布施是施予眾生安穩、沒有恐怖。……而法施為佛法之布施；把我們所學的佛法告知有緣者，使其同蒙法利。布施為菩薩修行之第一度，亦為最重要之一部份，一個人想要求得禪定、智慧的功德，如果過去生沒有做好布施，今生就會有許多的障礙。

由 平實導師之開示即可知布施為一切佛法修行的基礎，也是菩薩行佛菩提道的第一步，亦為吾人欲求解脫痛苦、煩惱、無明，及求悟明心、見性、見道、修道所需資糧之重要內涵。是



以《梵志頌波羅延問種尊經》卷一：

佛言：「我經中以施行為本，施行善者最為大種。其天下尊貴者，皆施行善得耳，不以種得也。」

承上可知，布施可分為三：財施、無畏施及法施。布施就其積極面而言，以己之所寶愛惠捨施予所需之眾生，是名布施。《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一言：

與淨妙物廣修財施，拔除恐怖修無畏施，勸修善業而行法施。

顯見積極面之布施就其樣態，可劃分為有形及無形兩個面向；有形面係以世俗法上所認可之有價之物而行布施（財施），無形面則可區分為精神層面之撫慰依止（無畏施）及心靈成長之增上解脫（法施）兩個層次。而《說無垢稱經疏》卷二亦言：

布施有三：謂財施、法施、無畏施。貧苦良田，惠奉珍物；處生死者，惠以正法；怖懼眾生，惠以無畏，俱以無貪及彼所起三業為性。

此係依據受施者之所需而作之區分，依布施對象之生活所缺、或是昧於生死之理、或是心生憂愁恐懼之時，積極應機及時而行財施、法施及無畏施。《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九提及：

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施？當知此施，略有九相：謂財施、無畏施、法施，總說名為能令眾生此世他世樂施。財施者：謂以上妙清淨如法財物，而行惠施；調伏慳吝垢，而行惠施；調伏積藏垢，而行惠施。調伏慳吝垢者，

謂捨財物執著；調伏積藏垢者，謂捨受用執著。

無畏施者：謂濟拔獅子虎狼鬼魅等畏，拔濟王賊等畏，拔濟水火等畏。

法施者：謂無倒說法、稱理說法、勸修學處。

如是一切總說九相，是名菩薩能令眾生此世他世樂施。

此中財施、無畏施，及此差別，能令眾生此世安樂。法施及此差別，能令眾生後世安樂。

依此論文之意可知以修集善法面向來看財施、法施及無畏施三者之意涵：「財施之財物須為合於法理非偷盜而來，並合於戒律如法的上妙清淨高尚之物；且財施可調伏慳貪吝嗇、調伏自己積聚收藏的習氣，以捨棄執著受用享樂之心。」「菩薩行無畏施乃是以解除眾生對於猛獸、鬼魅、暴政、盜賊及天然災害之怖畏。」「法施則為說法時如理、不顛倒，並勸進眾生修學佛法。」「財施及無畏施能令眾生此世安穩，法施則令眾生來世得利。」

布施就其遮止惡業面向而言，雖無施捨財物之表面作為，但從除惡的角度來說，若能行人天善法(五戒+善)亦名布施。故《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十三言：

不殺不瞋是無畏施，不盜不貪是財施，離口四過，不婬不癡是法施。

若不殺不瞋，則社會祥和，人心無畏；不盜不貪，則勤勞所得之財物無喪失之虞；行者言語清淨無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四種過失，並且不婬不癡，則為眾生所傾慕生信，進而生求法

之心，於焉佛法之弘傳日廣。《大智度論》卷十四亦從持戒的角度來說，有如是說明：

檀有三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三者無畏施。持戒自檢不侵一切眾生財物，是名財施。眾生見者慕其所行，又為說法令其開悟，又自思惟：「我當堅持淨戒，與一切眾生作供養福田，令諸眾生得無量福」，如是種種名為法施。一切眾生皆畏於死，持戒不害，是則無畏施。

行者不侵眾生財物，持戒不害，則眾生傾慕其行便生求法之心，此亦說明遮止惡業面向之財施及無畏施可引發修集善業面向之法布施。

此外關於布施所引發之功德果報，《優婆塞戒經》卷四有如是描述：若有於財、法、食生慳，當知是人於無量世得癡、貧報。

如上觀之，此世之貧困、愚癡及怖畏，係因過去累世不行布施而得此惡果。今聞此言，行者應生布施之心，努力作為，不唯求來世人天善果，更為修行累積資糧，否則如貧者日貧，無本生息故，欲求修行，難有可為。若能行布施，則如大正藏中古逸部的《天請問經疏》卷一所言：

- 一、財施，由無貪善根成；
- 二、無畏施，由無瞋善根成；
- 三、法施，由無癡善根成。

行布施能除貪瞋癡，此意三惡業漸趨淡薄，修行障礙較淺，復以精進修行資糧具足，則見道之日不遠矣！

二、布施之內涵——以布施心情記事〈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樣〉為例

以上略述布施之定義及其所引發之功德，而如何才能使布施之行得以圓滿成就？則可參看《寶雲經》卷一當中之描述：

菩薩成就十法能具足檀：何等為十？法施具足，無畏施具足，財施具足，不望報施具足，憐愍施具足，不輕心施具足，尊重施具足，恭敬承事施具足，不求有施具足，清淨施具足。……具此十事，是名具足於檀。

此段經文明示布施圓滿需具足十種條件——財、法、無畏三施具足，並以清淨、憐愍、不輕心、尊重、恭敬承事之態度布施，對於佛法僧之供養，乃至對於一切受施者須能尊重及承事恭敬，且於布施之功德秉持不望報、不求有之心態——其義分述如下：

（一）法施具足：

云何名菩薩法施具足無希望心？自受持法為人演說，不求利養不為名譽，為除一切眾生遇惡不為於利，心無高下平等說法，若為王、若王等、旃陀羅等說法等無差別，不以此施貢高憍慢，若能如是，是名菩薩法施具足

菩薩說法，不求名聞利養，為世人解決親證佛法所遇之困難，而不為一己之利，說法之心亦無高下之分，平等為眾生說法，若為國王、同王者地位的貴族、下賤的貧民等，都能夠說法平等而無差別，也不以自己能說法而貢高憍慢，若能夠這樣做的話，那就稱之為菩薩法施具足。

（二）無畏施具足：

云何名菩薩無畏施具足？菩薩自離刀杖亦教人離刀杖，於一切眾生父母想、男女想、親友想，何以故？佛說一切眾生從無始劫來無非父母男女，菩薩常於微細中捨身而與，況復餘大眾生，是名菩薩無畏施具足。

菩薩自身遠離暴力殘殺之行，亦教眾生離之，將一切眾生視為自己之至親父母、子女、親友來看待。也就是菩薩知道無量世以來，眾生之間互為眷屬至愛，都願意為親捨身，這樣就稱之為菩薩無畏施具足。

（三）財施具足：

云何名菩薩財施具足？菩薩見眾生多作諸惡，便積聚財寶而施與之，令離惡業安置善處。又聞佛世尊作如是說：「檀是菩薩能除慳貪嫉妒之垢」，如佛所說習行於施，不以施故而心自高，是名菩薩財施滿足。

菩薩看見眾生過去累世造諸惡業，今世受貧窮之果報，便將自己所獲得之財物施予眾生，讓能夠安置眾生遠離惡業，並且能夠安置於善處。又聽聞佛世尊的開示：「布施能夠使得菩薩行者斷除慳貪嫉妒的垢穢」，所以遵從世尊開示而不斷修習行於惠施，並且不以能施之行，而心自高舉，如此稱之為財施具足。

（四）不望報施具足：

云何菩薩不望報施具足？不為得眷屬故施，不為得親友

故施，不為欲故施，菩薩作是念施，菩薩淨戒是常行法，以是因緣故，是名菩薩不望報施具足。

菩薩不為欲使眾生成為自己之眷屬、親友而行布施，不為滿足私慾而行布施。菩薩以無眷屬欲之念而行惠施，如此菩薩清淨戒行乃是菩薩恆常奉行之法，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謂之為菩薩不望報施具足。

（五）憐愍施具足：

云何菩薩成就憐愍施具足？菩薩見眾生飢渴受苦，裸形弊衣，無所依怙，無歸、無趣、無居住處，離於福業，便生慇懃憐愍之心：「我今為苦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但以眾生輪轉受苦，裸形弊衣，無怙、無歸、無趣，飢寒困苦，我當何時為是眾生，作衣服飲食，乃至歸依、舍宅，現有財物悉施與之」，雖作是施而不生念，存有我人財物等想，如是施者，是名菩薩憐愍施具足。

菩薩見眾生受諸惡報，飢渴難耐，衣不蔽體，亦無歸處，無所依止，無所歸趣，亦無住處，遠離福業，因為這樣便生殷切鄭重的憐憫之心，而發心：「我今天應該為了受苦眾生，而發起無上正等正覺之心，我當以現有財物悉施與受此種種眾苦之眾生，製作衣服飲食令其飽滿充足，乃至作為眾生急難之倚靠歸依，給予房舍作為遮覆的依止」，雖然能夠作這樣的布施，而心中不生一念：「我布施財物予眾生之想」，能夠這樣行惠施者，是名菩薩憐愍施具足。

（六）不輕心施具足：

云何名菩薩不輕心施具足？不分別施、等大悲施、不輕心施、心不吝惜施、不瞋忿施、不憍逸施、不為得名稱施、不為我能多聞故施，如是之施，名為專心施、尊重施、恭敬施、自手施，如此等施，是名菩薩不輕心施具足。

菩薩布施不做種姓貴賤分別，以平等心大悲而施，不輕視眾生之心而施，亦不吝惜而布施，不瞋忿而布施，亦不憍逸而行布施，不為獲得好名聲而行布施，也不為了我能有廣大的名聲所以布施，能這樣行惠施者，名為專心於布施法的施、具尊重心的施、具恭敬心的布施，於布施之事親力親為的自手施，能夠這樣行施者，是名菩薩不輕心施具足。

（七）承事施具足：

云何名菩薩承事施具足？若同梵行可尊事者，若和上阿闍梨等，如是之人深生慳重，起迎合掌瞻仰恭敬；若有所作，躬代營佐，如是施者，是名菩薩承事施具足。

菩薩對於同修清淨行而可尊敬承事之修行者，或者得法和上、親教師等，對於這樣的人能夠心生深切敬重之心，每遇之則能合掌瞻仰恭敬，有事必服其勞，躬身承事輔佐，能這樣惠施者，是名菩薩承事施具足。

（八）恭敬施具足：

云何名菩薩恭敬施具足？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香華伎樂遶如來塔，塗掃佛地，若諸塔廟朽故、崩落，修治嚴飾，如是名為恭敬佛。

恭敬法者，聽法、讀誦、受持、書寫、解說、思惟其義，如法修行，不顛倒取義，是名恭敬法。

恭敬僧者，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種種雜物，供給所須，奉施於僧，乃至貧下無所有時，當用淨水敬心持施，如此施者，名恭敬僧施。

若能如是供養三寶，是名菩薩恭敬施具足。

菩薩至心恭敬供養佛法僧三寶，若以香花伎樂圍繞佛塔，清掃寺廟，寺廟若有毀壞必定用心修復，這樣名為恭敬佛寶。

菩薩若能聽聞了義究竟正法，並且能夠讀誦，親身受持書寫流通，為眾解說法要，如理思惟其中義理，並且能夠如法修行，不以顛倒想執取其義，這樣的話就是名為恭敬法寶。

菩薩若能供養僧眾一切所須，如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及種種雜物，乃至自身雖然貧窮，地位卑下而無所有物品能夠布施之時，也應當用清淨的水，以恭敬之心，手持而施與僧眾，能夠這樣行施者，名為恭敬僧寶施。

菩薩能夠如此的供養三寶，是名菩薩恭敬施具足。

（九）不求有施具足：

云何名菩薩不求有施具足？菩薩施時不生是念：「我當生天」；亦不生念：「我當為王及諸輔相、大臣、官屬」，是名菩薩不求有施具足。

菩薩布施時，心不生起我將來可得生天，或是為王、為官之果報想，心中只求種種的布施功德與福德，都能夠迴向作為未來在佛法親證上的福德資糧，不為求得人天的福德與果報，是名菩薩不求有施具足。

（十）清淨施具足：

云何名菩薩清淨施具足？菩薩諦觀，此施無垢、無穢、無雜，如是施者，是名菩薩清淨施具足。

菩薩布施之時，心中現觀真實之諦理，如實了知此惠施三輪體空，具足清淨，無貪瞋癡煩惱之垢穢雜染及執著，是名菩薩清淨施具足。

此外，菩薩的清淨施復有十相，如《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九言：

云何菩薩清淨施？當知此施有十種相。一、不留滯施，二、不執取施，三、不積聚施，四、不高舉施，五、無所依施，六、不退弱施，七、不下劣施，八、不向背施，九、不望報恩施，十、不希異熟施。……由此十相，菩薩所行布施清淨，最極清淨。

其義分述如下：

1、不留滯施：

云何不留滯施？謂諸菩薩見來求者正現在前，速疾惠施不作留滯；非來求者疾望得財，如諸菩薩速希惠施。

菩薩見乞者來有所求時，要能夠速施而不猶豫耽擱；即使沒有親自來求者，凡是希望能夠得快速得到財物，而能像其他菩薩一樣快速將財物惠施出去。

2、不執取施：

云何不執取施？謂諸菩薩不以妄見執取於施，或執此施空無有果，或執殺害而行惠施以為正法，或執唯施極淨圓滿是世出世究竟清淨。

菩薩不以妄見而執取於行布施，當作是佛法的唯一修行，或以邪執認為布施撥無因果，不能獲得未來世的善果，或以錯執認為將殺害眾生而做的惠施當作正法，或者執著只有布施是世間及出世間最圓滿、最究竟清淨的功德，其餘一切之事都不如布施功德廣大究竟清淨。

3、不積聚施：

云何不積聚施？謂諸菩薩不於長時漸漸積集聚多財物，然後頓施，何以故？非諸菩薩現有施物，見來求者正現在前，堪能不施。不見不施是稱正理，云何積財而不速施？又諸菩薩不見積財，後方頓施，是能生長多福之門。又正觀見：「若別、若總，求者相似，漸施、頓施，財物平等」，何緣而執福有差別？又諸菩薩見「積聚施，其施有罪」，見「隨得施，其施無罪」，何以故？若積聚已，然後頓施，是則先時有來求者，其數或百而

不施與，令生嫌恨、不忍、不信，後有一類：或不希求，畜積珍財強而頓施，是故菩薩不積聚施。

菩薩不待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才行布施，或者布施的財物要累積到一定數量才布施，菩薩正確的觀察到，所有求布施的人，都有他的困難急需之處，都有他內心焦慮不安之處，所以凡有求者都應隨緣布施。菩薩不認為頓施及漸施有何差別，所以不應只要頓施，而不漸施，少次多量及多次少量之布施，總數相當功德亦相當，所以應該隨著與有求眾生之因緣而隨緣布施。菩薩認為只作積聚頓施是有過失之處，因西江之水不能救乾涸之魚，於乾涸之魚不仁，應隨見而施，非積聚而施。

4、不高舉施：

云何不高舉施？謂諸菩薩於來求者，謙下心施，亦不與他競勝而施，亦不施已而生憍慢，謂：「我能施、我是施主，餘則不爾」。

菩薩布施時，態度謙卑，亦不與人爭勝，布施後亦不生憍慢之心，不應該生起「只有我能行惠施，我是施主，其他人則無法行施」之想。

5、無所依施：

云何無所依施？謂諸菩薩不依稱譽、聲頌而施，體達世間稱譽、聲頌，虛妄分別、文字所起，唯是虛音，繫屬妄嚮，譬如世間絹裁葉聚。

菩薩不因他人之稱譽、讚頌而行布施，因為能夠深切的體證了達世間之稱譽讚頌，只是虛妄分別，只是文字所起，乃是虛名之音聲也。

6、不退弱施：

云何不退弱施？謂諸菩薩施先意悅，施時心淨，施已無悔，聞諸菩薩廣大第一最勝施時，不自輕蔑恐怖退弱。

菩薩布施之前，心誠意悅，布施之時，心乃清淨，布施之後亦不生後悔之心，聽聞到其他菩薩能夠行廣大第一最殊勝的惠施行時，也不會心生輕蔑、恐怖、退怯之想，謂己無力達成。

7、不下劣施：

云何不下劣施？謂諸菩薩於諸施物，勤數簡擇，最勝最妙飲食、車乘、衣服等物，持用布施。

菩薩布施之時，多次檢選，挑出最好之物以行布施，而非以最下劣者行之。

8、不向背施：

云何不向背施？謂諸菩薩其心平等不隨朋黨，於怨親中悲心等施。

菩薩不向於其所愛，亦不背棄其所恨，對於怨仇與至親都以慈悲心平等而行施。

9、不望報恩施：

云何不望報恩施？謂諸菩薩悲心、愍心而行惠施，終不於他希望反報。但觀：求樂、愛火所燒、無有勢力、性苦眾生，深心悲愍而行惠施。

菩薩觀見眾生貪著五欲愛樂，為三界愛火所燒，無有福德勢力，資生空乏，雖求一切樂而五欲樂其性本苦、無有解脫，菩薩心生深切悲憫而行布施，非希求所施對象回報而行之。

10、不希異熟施：

云何不希異熟施？謂諸菩薩修行惠施，終不希望當來所得財寶，圓滿自身，圓滿施果異熟，觀一切行性是虛偽，觀大菩提最勝功德。

菩薩所行布施，不希求來世財富具足圓滿、身相莊嚴圓滿，及行施之可愛異熟果報，而觀世間一切有為法，體性都是生滅無常，虛妄不實，唯觀成佛之道的大菩提果乃是最為殊勝之功德。

菩薩之所以能行以上十相清淨布施，究其本源實為大悲心所致，如《大丈夫論》卷一所述可知：

菩薩悲心以施為體，世間眾生以結使為體，純以眾苦以為一味，為得樂故行悲心施。日以照明為用，月以清涼為性，菩薩以悲為體，智慧及財施安樂於一切。……一切眾生依食而存，大悲亦爾，依施而存。菩薩法身不依飲食而得存濟，大悲為食菩薩身存。悲心如火，欲施如飢，施與好食，菩薩樂與無有厭足。

論中言明，菩薩之悲心以布施為具體之表現，而眾生以煩惱結縛的束縛為本質。因世間五陰唯一苦味，各種苦痛充滿其中，菩薩為使眾生離苦得樂，故本於悲心而行布施，就如同太陽以照明為其功用，月亮以清涼為其特性，菩薩則是以悲心為本體，布施其智慧及財富，使一切眾生得到安樂。……一切眾生都是依食而存，而菩薩之大悲心，是依布施之行而存。菩薩法身不依飲食而得存在與資濟，以大悲為食，故菩薩身存。菩薩發大悲之心如火燎原，布施之渴望，如飢渴般難耐，唯有救濟眾生方能暫歇，但菩薩布施之心永無厭足止息之一日。由此觀之，菩薩乃是以發大悲心而行布施，是以濟救拔除眾生之苦為己欲，非如吾人布施時多作功德福德想，行者豈能不生慚愧心焉？（待續）





精進—佛以岸喻度難陀比丘

《增壹阿含經》第三十八卷，馬血天子問八政品第四十三之三：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漸至江水側。爾時，世尊見江水中，有大材木為水所漂，即坐水側一樹下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木為水所漂乎？」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世尊告曰：「設當此木不著此岸，不著彼岸，又不中沒，復非在岸上，不為人所捉，復非為非人所捉者，復非為水所迴轉，復非腐敗者，便當漸漸至海。所以然者，海：諸江之原本。汝等比丘亦如是，設不著此岸，不著彼岸，又不中沒，復非在岸上，不為人、非人所捉，亦不為水所迴轉，亦不腐敗，便當漸漸至涅槃處。所以然者，涅槃者：正見、正治、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涅槃之原本。」

爾時，有牧牛人名曰難陀，憑杖而立。是時，彼牧牛人遙聞如來所說，漸來至世尊所而立。爾時，牧牛人白世尊言：「我今亦不著此岸，不在彼岸，又非中沒，復非在岸上，不為人捉，復非為非人所捉，不為水所迴轉，亦非腐敗，漸當至涅槃之處。唯願世尊，聽在道次，得作沙門。」

世尊告曰：「汝今還主牛已，然後乃得作沙門耳！」牧牛人難陀報曰：「斯牛哀念犢故，自當還家。唯願世尊，聽在道次。」世尊告曰：「此牛雖當還家，故須汝往付授之。」是時，牧牛人即受其教往付牛已，還至佛所，白世尊言：「今已付牛，唯願世尊聽作沙門。」是時，如來即聽作沙門，受具足戒。

有一異比丘白世尊言：「云何為此岸？云何為彼岸？云何為中沒？云何在岸上？云何不為人所捉？云何不為非人所捉？云何不為水所迴轉？云何不腐敗？」

佛告比丘曰：「此岸者，身也。彼岸者，身滅耶。中沒者，欲愛耶。在岸上者，五欲也。為人所捉者，如有族姓子，發此誓願：『持此功德福祐，作大國王、若作大臣。』非人所捉者，如有比丘，有此誓願：『生四天王中而行梵行，今持功德生諸天之中。』是謂名為非人所捉。為水所迴轉者，此是邪疑也。腐敗者，邪見、邪治、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此是腐敗也。」

是時，難陀比丘在閑靜處而自修剋：所以族姓之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者，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即於座上成阿羅漢。

爾時，難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白話翻譯如下：

我阿難親從佛聞：有一次，佛在摩竭國界和五百位大比丘及弟子們，沿著江岸緩緩而行。江中有一根巨大的漂木，載

沉載浮地在江中不斷上下滾動。這個時候，世尊看見了這種情景，就在江邊的一棵樹下坐了下來，和諸大比丘及弟子們說：「你們全都看見這棵大木材在江心中間被江水激打得亦沉亦浮嗎？」諸大比丘及弟子們稟白說：「是的，全都看見了。」

世尊又說：「假設這棵大木材不靠在這一邊的堤岸，也不靠在對面的堤岸，又不在江心中間沉沒，也不被水流沖到岸上，不被人們撈起來，也不被非人（註一）撈起來，又沒有被江水激打在原地迴轉，也沒有腐朽敗壞，那麼一來，這棵大木應當會漸漸漂流到大海。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大海乃是形成諸江的根本源頭。（海水蒸發至高空，冷凝積成雲，飄至陸地，雲中小水滴聚合成大水滴，或凝成冰晶，以下雨或飄雪的形式落至地面，匯流成河，又流回大海。隱喻：萬法從如來藏流出，也匯歸如來藏。）你們修行道業的比丘也是如此，假設不靠在這一邊的堤岸（喻我見、我執的凡夫），也不靠在對面的堤岸（喻小乘的無餘涅槃），不落在這二邊；也沒有在中途翻覆沉沒；又沒有上岸停住，而耽溺在五欲境界的追逐上（喻耽溺於外我所的凡夫）；也不貪求而被人世間的一切境界所繫縛，也不被諸天界的一切境界所繫縛；也不在江中被江水激打的原地迴轉（喻於佛法中猶豫不定的凡夫）；也沒有腐朽敗壞；則一定會漸漸進入涅槃之境（喻佛的無住處涅槃）。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涅槃的內涵是八正道：正見、正治、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這八正道是到達涅槃的道路。」

這時候，有位名字叫難陀的牧牛人，原本倚著木杖遠遠地站著，聽到佛對諸大比丘及弟子們所做的開示，慢慢走到世

尊面前戒慎恭謹地站立，向佛稟陳：「我今天也沒有靠在這一邊的堤岸，也不在對岸，又不在江中被江水激打沉沒，也不在岸上執取戀慕人世間的一切境界，也不被非人境界所繫縛，更不在江心中間被江水激打而在原地迴轉不停，也沒有腐朽敗壞，漸漸也會進步至涅槃之處。唯願世尊，允許我加入修道的行列，出家求道。」

世尊回答說：「你先把牛牽還給主人家，然後才可以出家修道！」難陀回答說：「這一頭牛因為思念小牛的原故，自然會返家，不必我牽還。唯願世尊，允許我加入修道的行列吧！」世尊回答說：「這頭牛自己雖然會認路回家，仍然是須要你親手交付給主人才對。」此時牧牛人難陀聽了佛的教導，馬上牽起了牛，回主人家交付清楚，然後又回到佛處所，向佛稟白：「我已經把牛牽還主人交付清楚了。唯願世尊，允許我出家修道。」於是佛就允許他出家修道，授具足戒（註二）。

另外一位比丘，向佛稟白問說：「如何說是此岸？如何說是彼岸？如何說是在江中沉沒？如何說是在岸上？如何說是為人所限制？如何說是為非人所限制？如何說是被江水激打在原地迴轉？如何說是沒有腐朽敗壞？」

佛告訴這位比丘說：「此岸者，執著『五蘊身為我』的邪見，認『五蘊我』是真實，為『五蘊我』而忙碌，而造作生死輪迴業種。彼岸者，『五蘊身為我』的邪見滅，不再造作諸業的種子，滅染求度，斷盡煩惱，直取無餘涅槃，不再受後世的五蘊身而輪轉生死。（以上仍落生與無生兩邊）中沒者，

就如有情眾生因無明遮蓋，妄心染著，貪戀男女欲愛，不知自拔，就好像沉沒在江水中，無法擺脫江水的糾纏。在岸上者，即追逐享受世間『色聲香味觸』等五欲境界樂，而不知放捨此五欲繫縛。為人所捉者，就有如在家佛弟子發這樣的誓願：『持此功德福祐，未來世能作大國王或作大臣。』非人所捉者，就有如比丘，發這樣的誓願：『未來世能生四天王中修清淨梵行（註三），我今持十善業功德求生諸天中。』這叫作『非人所捉』在江心中間被江水激打的原地迴轉者，就好像有情眾生不明生命的實相，把正法當成非法，非法當成正法，心懷猶豫，不願信受奉行正法，蹉跎歲月原地踏步一般。腐敗者：邪見、邪治、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這都是招感苦因遮障修行，使得修學正法的法道腐爛敗壞。」

那時，難陀比丘在幽閑僻靜的地方，獨自思維修行剋制：出家修行的尊貴佛族子弟，之所以願意剃除鬚髮出家學道的原因，就是為了修學無上清淨梵行，斷除煩惱，無明永盡之後，生死輪轉已經滅盡，清淨梵行已經建立，修道所應作的都已經成辦，自己知道不須再受後世輪迴苦報。精進思維後，即於吉祥座上證四果阿羅漢。

此時，難陀比丘聽聞 佛的一切開示，無不歡喜信受奉行。

註 釋：

註一：非人（引述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雜名）對於人而謂天龍八部及夜叉，惡鬼之冥眾，總

為非人。《法華經》〈提婆品〉曰：「天龍八部，人與非人。」《藥師經》曰：「無有非人，奪其精氣。」

註二：具足戒（節錄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為比丘、比丘尼當受之戒，別解脫戒中之至極也（案）。比丘為二百五十戒，比丘尼為五百戒，戒之總數諸律不同，宜視後世之作為，然要嚴守佛陀制戒之意，專心保持比丘之面目，《八宗綱要》曰：「受具戒時並得如此無量無邊等戒，量等虛空，境徧法界，莫不圓足，故名具足戒。」（編案：菩薩眾以菩薩戒為正解脫戒，以出家戒為別解脫戒。）

註三：梵行（節錄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梵者清淨之義，斷婬欲之法為梵行，修梵行則生梵天。菩薩利他之行，能為一切不善之對治，離過清淨。故名梵行。





☒一、請問西藏密宗的轉世如何可能？既然他們都犯大妄語罪與邪淫罪，捨報後如何去預言轉世之處？還是其實都是造假的。但是，從許多報導看來，若說都是假的，又難以全面推翻，是否有其他解釋？我看過平實居士大部分的書，但並未找到相關的解釋，可否麻煩針對這一個問題釋疑。謝謝！

答：藏密喇嘛所謂的轉世說法錯誤極多，如同平實導師在《狂密與真密》第十五章〈密宗推廣的手段〉中有專章說明，其中轉世之說就是他們一貫常用的推廣手段；或說投胎到國外當洋人，或說分身多人，或者夤緣顯教佛菩薩的名義轉世再來者等等，但是他們這些說法都無法通過理證與教證的檢驗。如此的作為只是他們籠罩迷信眾生的推廣手段，世人因為沒有般若智慧的正知見，所以雖有疑惑也無法推翻，然以菩薩親證實相的慧眼，就可以檢驗出他們說法的錯謬，更何況能通過地上菩薩的法眼檢驗呢？藏密的轉世之說，只能欺騙迷信表象的凡夫，也未必能取信於理智的世俗人，如《狂密與真密》第四輯所開示的：【而十四世達賴喇嘛亦由密宗諸師奉為觀音菩薩之化身。雖然達賴有時否認之，自稱為平凡人，然有時則又認同之，今時台灣之密宗所印行書籍中，尚可見彼如是前後自相矛盾之言也。此類夤緣諸佛菩薩，而冒稱諸佛菩薩化身以邀恭敬

供養者，即是密宗推廣手段之一也。然而 觀世音菩薩乃正法明如來倒駕慈航、以利眾生者也；以如來之智慧，以現前示現等覺菩薩之智慧，焉有可能「化身為達賴之後，卻墮常見法及斷見法中」？焉有可能信受應成派中觀之無因論？焉有可能化生為達賴之後卻來否定自己於《心經》中所說「不生不滅之真相識」？云何於所親證之第八識而否定之？有智之人，稍加思維觀察即可分辨真假，無智之人唯有盲從信受之爾。】

再者，我們應當如是思惟：哪一個輪迴於六道的眾生不是一世又一世的轉世？每個人都是生生世世在六道中轉世，故藏密轉世之說無稀奇處，只是荒唐一場的戲論，期望學子勿被藏密假造轉世之說欺瞞，當以智慧簡擇，當以親證二乘的解脫及大乘成佛之道的不可思議解脫為宗，勿迷信於此假造轉世之說。而藏密的轉生再來之說，在歷代達賴喇嘛暗中殺害異己，並在他們確實否定正法、淫人妻女、師徒亂倫的大惡業下，當然還是會轉世再來的，只是轉世再來時不是身在人道中，而是在三惡道中，這是依正理及聖教的正思惟，就可以輕易確定的事實；而眾生普被誤導，追隨他們同造邪淫及破法的大惡業，誠可憐憫，大心悲願的菩薩們更應該努力的推廣流通《狂密與真密》四冊，使得那些受藏密謊言籠罩的眾生能回歸正見、遠離惡業。

☒二、嘗聞有人因運動跌倒、車禍或高壓電擊而昏迷，送醫院急救；過程中，醫師、護士、家人等之動作與對話，

色身外的他在旁邊，或立或坐或飄在天花板上，看得一清二楚。救醒後與當時在場之人印證，一一吻合。請問在旁邊那個色身外的他，到底是他的什麼變化所顯現？

答：其實這些現象都是特殊的意識境界，在頭腦受到外力而處於某種特殊的情況下，而一時顯現的。甚至也有本會的同修在鍛鍊無相拜佛時，偶而也會有人出現自己清楚的看著自己在拜佛的特殊意識境界。或者許多靜坐、練氣功的外道修行者，偶而亦有類似的境界相。凡是境界相皆不離意識境界，皆是意識的種種變相之一，只是偶然顯現異於一般經驗的意識境界而已。不論是頭腦受到外力，或者在修持的某種層次極低的定力下；意識境界本來就有極多的可能及變化，以致於眾生一向對於特殊的意識境界產生極大的好奇，並且貪戀不捨。不論何種殊勝的意識境界，皆是佛子應該遠離的境界相，都不是目前一般學人所應修學的目標。所以只須知道：感覺色身外另有一個「祂」在了知境界，其實亦是意識就可以了。這問題在以前在二十一期〈般若信箱〉問六也有類似意識境界的情形，請比對以前的答覆參考。

☒三、我接觸蕭老師的書已有數載，並讀過蕭老師及其弟子們所寫的大部分書籍，練習無相念佛和參話頭也有四年多的時間。我深感自學、自修太難啦！尤其令我苦惱的是對怎麼算是落入意識心很難把握，可否請您們做一些適當的指點，比如說如何繼續用功？因為我在大陸，沒有什麼正法進修團體，不知道怎麼轉進、用功！希望

能得到貴會的指導。

答：如您所說的，學習佛法需要有善知識的教導攝受，對一般人來說，要自學自修而證，真的是太難了，所以 佛在《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三開示：「菩提妙果不難成，真善知識實難遇；一切菩薩修勝道，四種法要應當知：親近善友為第一，聽聞正法為第二，如理思量為第三，如法修證為第四。十方一切大聖主，修是四法證菩提，汝諸長者大會眾，及未來世清信士，如是四法菩薩地，要當修習成佛道。」就因學佛得遇善知識的重要，所以 平實導師慈悲安排禪淨班兩年六個月的課程，並且在課堂中安排親教師小參來指導學員，希望學員能夠建立完整的學佛知見與作功夫的要領，目的就是在透過教授課程與小參當中，讓學員能夠領受善知識的正確教導與攝受，避免盲修瞎練而誤入歧途。

至於您說對於意識境界當如何認知，這主要須對識陰虛妄性的如實了知，對識陰虛妄的了知，在我們學佛的過程當中，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標之一。因為意識境界的範圍實在太廣了，變相也非常的多，過、現、未來的許多大師學人，皆難免會是落入此一虛妄的境界中，認此妄心為真而不肯捨離我見。故以學佛人來說，首要的工作就是三乘菩提的見道，最起碼要斷除我見，親證二乘解脫道聲聞初果的證德，不再認見聞覺知心為真實，確實現觀識陰的虛妄性。這個部分的法義，平實導師在最近陸續出版的《阿含正義》各輯與結緣書《識蘊真義》當中，有著非

常詳細的說明，若您可以聞熏多次，並且如理思惟正確無誤，還要確實觀行清楚，才能斷除我見。我們相信照著書中所說的去作如理的觀行，應該可以對於識陰的虛妄有著更為深入的認知，這樣就不容易再落入識陰的變相當中去執取而誤以為真。而《阿含正義》的出版，也是平實導師悲憫此末法時期，現在及未來無法親證解脫果或佛菩提果的佛弟子們，以及悲憫那些無法來參加共修的台灣及大陸佛弟子們所寫的鉅著，把佛在阿含中所說聲聞解脫道親證的內涵，與失傳已久的觀行方法與細節，詳細的寫在書中。

這就是希望許多與您情況相同的大陸及國外的同修們，大家能夠按照書中所說的方法、要領與次第，切實履踐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相信這樣切實無誤的實踐觀行，至少可以使行者達到聲聞初果斷我見的功德，大家這樣努力觀行證果，就能夠因為斷我見的人數量增加，進而使整個大環境的因緣福德變得更好。因為整個大環境有了好的改變，那麼正法廣傳的時節因緣即可提早成熟。現在有心修學卻無法來上課的學子，我們的建議如同三十二期〈般若信箱〉問五的回答所說：「自己平常則是努力的修集定、慧、福德的資糧，並且漸除自己障道的習氣，聞熏正確的知見，同時廣傳正法的知見給其他學人，使正法能讓更多人聞熏。」如此做下去，對於您的修學將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復次，平實導師及同修會的諸菩薩們現在都已在著

書立論，目的也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文字說明，以利益因為時間距離的關係，而無法來學的菩薩們，讓他們可以同樣的蒙受正法的聞熏加持力。透過這樣的正見熏習，加上自己心性的調柔與定、慧、福德資糧的修集，我們相信您的道業必能進步增上，而能早證菩提，趣向成就佛果。

☒四、明白了第八識，是否一定要觸？什麼叫觸？「一念相應」是不是說突然間明白啦？如果我已經解悟啦，請問下一步該怎麼辦？

答：明心時觸證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與你下一刹那的承擔及轉依真心所發起的三德受用，有著很大的關係，也是平實導師與諸親教師們一再強調「勿打探密意，需要真參實究親證」的重要性。不僅我們這樣說，古時真悟祖師也是這樣的強調，實因五濁惡世當中世智辯聰的尚慢者太多了，自己戕害自己的法身慧命都不知，只求眼前「悟者身分」的名聞、利養，故在此強調「要真實親證才是正途」。至於甚麼叫做「觸證」，我們在第二期〈般若信箱〉問三的回答中有引證彌勒菩薩所著的《瑜伽師地論》：「言觸證者，是現見義。」「現見」，意謂不須經過比量思惟，即能現前觀察得知。所以現前觀察得知乃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因為以見聞覺知心去觸證那個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而一念相應慧出生，在後刹那即可對如來藏的體相性用之總相具足皆知。這個部分的法義我們在三十六期〈般若信箱〉問九當中有非常詳細的說明，此處篇幅所限不再贅言。

至於是否解悟？以及解悟後該如何作？我們建議您可以到網路書局或者全國各大書局請閱《禪——悟前與悟後》，於書中第二篇的第一章，平實導師已有專章說明。

☒五、我學佛多年，如今尚不能明心見性，皆因悟性不夠，又沒能遇到真善知識。今日發現同修會的郵址，很是高興，因而想到請親教師教誨開示一下，以解我之困擾。我因在網上見到平實導師的著作，大部分我能看完，但有些書看不懂，雖然算是把導師的書全部看完，但實際並沒看完。我最近在網上郵購了一本《禪——悟前與悟後》，看後明白了很多，也理順了以往學佛的不足之處，以及確定了如來藏的正確知見等。按照平實導師書中的要求，自己也確定了一些修行方向與方法。

我在幾年前發現耳內有電流流動的聲音，不斷不停。現在還在，並且聲音越來越大，特別夜深人靜之時，聲音更大。但並不影響聽覺，很小的聲音也能聽見，耳朵內外動靜都不影響它，耳朵也沒有病。從早上醒來一直到晚上睡著之前，每時每刻它都在響，工作聚精會神時、走路時、幹什麼它都在，永續不斷。請問，這是不是耳根、耳識、妄識？我修學靜坐，也想修無相念佛，可它始終在響，影響念佛看話頭，好像只能聞這個聲音，我不知以後怎樣配合它。平實導師教授的無相念佛是大勢至菩薩念佛法門，明心見性後六根俱通。請問我以後該怎樣修行才是正確的？敬請親教師多多開示，成就弟子續佛慧命，燃無盡燈，佛運常在之心。

答：我們隨喜讚歎您有正確的知見簡擇，並且願意學習正法，表示您是善根深厚。至於您耳內有其他的聲音，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現象，個個情形也都因人而異。由於每個人的業報有異，而其內相分所顯現亦有不同，所領受的境界就有很多種差別相產生。至於學習無相念佛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聲音，我們希望在學無相念佛的學子，必須要掌握的是無相念佛那個「憶佛的念」，而不是去攀緣那個聲音，更不需要去配合那個聲音。因為憶佛的念是沒有聲音，沒有形象，沒有語言文字，沒有方所的，不管是內外的聲音，都不需要去攀緣它，而是希望學員在拜佛的時候專注心念去緣你所憶的佛菩薩，住於憶念佛菩薩的清淨念中，不要墮於語言相中。

對於憶佛的念是要去熟悉它，能夠在長時間都是連續憶佛不斷，而不是攀緣其他熟悉的妄念，但也不要起心去排斥或者配合那個妄念，得要容許妄念存在而不理會它，妄念就會漸漸的消失了。因為你起心排斥或配合，都是會加強妄念的生起，唯有專心將你的身心融入憶佛的念當中，以這樣的淨念於拜佛的時候來增強你的定力功夫，最後成就無相念佛淨念相繼的功德受用，聲音就會漸漸消失，或是雖在而不會影響你的念佛功夫。在動中或者靜中都不受內外五塵的影響，隨時都能有憶佛的念相繼不斷，這樣也就是成就所謂的「淨念相繼、騎聲蓋色」的功德了。

至於明心見性後能夠六根俱通，乃是指眼見佛性分明之人，以父母所生肉眼看見佛性，在見性的當下同時證得

世界如幻觀的大受用，並且除了眼根可見佛性外，餘五根亦皆同時可見；也就是平實導師在諸書中所說的：「一根若見，六根俱見。」

至於您提到往後的修行方向，我們的建議是：若您是臺灣地區的居民，可以到同修會各地講堂共修處報名參加禪淨班的課程，我們在每年四月及十月會開新班，可以有親教師的教導及解惑；或者您也可以去聆聽平實導師講經的DVD，接受正法的教導。若是在美國西部，可以到洛杉磯共修處上課；若是台灣以外其他地區的學子，因為目前的因緣如此，所以只能透過閱讀同修會出版的書籍來自修；若您能努力的推廣同修會所出版之平實導師及諸菩薩的論著，並且努力的推廣正法的知見，這樣必定能讓您居住的地區正法弘傳之因緣提早成熟，這個部分的說明如問三所說。

☒六、《生命實相之辨正》平實居士著1997年初版，2004六刷：「凡夫之雜染真如不能遍一切處」（第21頁），本人認為這句話好像不妥。《華嚴經》裡的九十六種「譬如真如」，提到「真如遍一切處」共有二條：其一「譬如真如遍一切處，無有邊際」及其二「譬如真如，遍一切處」，既然分為二條，應是不同的兩個「處」。前者的一切「處」，若是指虛空十方世界，則後者是指「十二處」而言。「雜染真如」，因有「雜染」二字，應當非是「譬如真如是佛境界」的真如，「雜染真如」應該就是一般所認知的眾生如來藏、阿賴耶識、第八識、真心。

依《心經密意》(第一章第一節):【能見、能聽、能覺……乃至能了知的心，都是不遍於十二處的心，怎麼會是真心呢？真心一定得要是遍於十二處，才是遍一切處的啊！那麼，真心怎麼遍於十二處呢？你的六根裏面的眼耳鼻舌身五根是有色根，有色根是由真心如來藏所生，由祂所執持的，當然祂就遍於五根——不論是扶塵根或勝義根；意根也是由祂所生出來，由祂所執持，所以祂也遍於意根。然後，我們所接觸到的色聲香味觸五塵，也是由如來藏所變現的，法塵就在這五塵上面顯現出來，所以祂才是遍十二處的法，這就是遍一切處。】這個「處」是指十二處。

若依指虛空十方世界而言，《生命實相之辨正》(第18~20頁)有如下之敘述:【初地菩薩之如來藏法身名為阿賴耶識，能化現一百尊化菩薩……，可同時前往一百佛世界，供養百佛，聽百佛說法，猶未遍一切處。而其本心阿賴耶識仍住於此世界之報身五蘊中，不曾來去。

八地以上菩薩之如來藏法身名為異熟識(菴摩羅識)……然猶未遍一切處。而其本心異熟識仍住於此世界之五蘊身中，不曾來去。

未入地菩薩所悟之本心如來藏名為阿賴耶識，不能化現多尊化菩薩，更不能云「遍一切處」。……

佛地之如來藏法身名為無垢識—真如，「隨緣赴感靡不周」，能於十方無盡虛空之無量數世界同時示現化

身，方名遍一切處。

未到佛地者仍有侷限，不能遍一切處示現，故經云「譬如真如，是佛境界。」佛在十方世界，遍一切處同時化現時，其真如本心依舊在此世界最後身菩薩五蘊身中。色身涅槃後則駐於色究竟天宮之莊嚴報身中，依舊不是遍滿虛空充塞宇宙，不可將「譬如真如遍一切處」誤解為遍滿虛空充塞宇宙。】請開示。

答：這是您誤會《生命實相之辨正》中各段標題的意思，且您認為不妥的乃是「凡夫之雜染真如不能遍一切處」這一句話，但是後面還有一句「亦非眾生共有同一個真如」，所以從整個句子來說，應該是「凡夫之雜染真如不能遍一切處，亦非眾生共有同一個真如」。並且《生命實相之辨正》這一段落的說明，乃是舉證《大般涅槃經》中外道所說的「遍一切處」，外道誤認為真如遍滿虛空一切處所，不同於《華嚴經》十迴向品中所說的「遍一切處」，雖是同樣的文字，但是義理不同，不可等同視之，否則則落入執言取義的過失中。

再者，從您的提問中所舉 平實導師在各書中的文句已經說得很明白：「未到佛地者仍有侷限，不能遍一切處示現」，這樣明白的說明應該不會有誤會，我們再舉一段平實導師在《正法眼藏—護法集》中的開示說明：【《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譬如真如遍一切處。」是說因地真如遍十二處，遍十八界，不是遍滿虛空，而且真如是佛果地的境界，不可將菩薩因地真如證悟境界拿來相比，故《華

嚴經》卷三十云：「譬如真如，是佛境界。」因地果地不同，不可相提並論。】

所以 平實導師主要乃是說明【不可將「譬如真如遍一切處」誤解為遍滿虛空充塞宇宙】。此乃是針對故月溪法師死前的一首偈「遍滿虛空大自在」加以說明，欲救度受月溪邪說影響的眾生，免得因此偈的誤導，墮入謗法或大妄語之深坑中。

因此建議讀者，在閱讀 平實導師書籍任何文句之前，得要知道這句話的前提為何，以免造成「依語不依義」的過失，雖然同是用「遍一切處」的文字，但前後文與義理都不同。因為語言文字有其侷限性，得要弄清楚所要表達的義理與論證的宗旨為何，否則就成為祖師所斥責的「依經解義，三世佛怨」。

☒七、宿命論為佛所斥的六大外道之一，但是某人得遇佛法，立志修行，乃至成就或不成就，是不是也可以解釋為命運或因果。還是一念改則未來一切命運悉皆不同。因為因果同時故，過現未來其實是一體，所以靈鷲山講法華至今未散會。

例如袁了凡之得遇孔先生為之卜卦終身休咎，而後又得遇雲谷禪師開釋，盡改其命運。了凡先生遇雲谷禪師，而後盡情改過遷善，似乎也可以解釋為命運。而兩種命運之間差異為何？

又如無量壽經裡說，極樂世界之大菩薩皆預知何人

何時得以度脫，如果這樣，人自己（第六識）能決定的部分，是不是只有隨緣盡份？還是念念不同之際，未來也因念念不同故，瞬息萬變，無有定數？

有話說，聖人設化，處世不求無難、究心不求無障、立行不求無魔，因此在修行過程中，會出現種種障難，這在因果中如何解釋？逆增上緣與命運似乎也有關聯。例如阿奢世王犯五逆罪，得遇佛陀，後經懺悔能以上品中生，往生極樂，這是否也是冥冥中的安排？六祖有言，心平何勞持戒，又說煩惱即菩提，這是不是說煩惱與苦痛是解脫的必要條件？但是有人遇難，正面看待，視為逆增上緣；有人隨業浮沉，怨天尤人，這兩人看待煩惱的一念心，是命運使然？業力使然？第六識似乎決定不了什麼。

人之福禍似乎都含弔詭的成分，佛法背俗，有志修行的人是不是遇到障難才易有進步，也就是視禍為福呢？

答：佛法中通常不談命運，但重因果，而且主張透過修行能夠改變人的因緣果報；也有很多人因為修行而改變自己的業報因緣，然各別的情形很多種，過去世善惡業因，會因為此世善惡業緣的不同，就有四句分別的差異。然同樣是大善因，又可分「大善因大善緣、大善因小善緣、大善因小惡緣、大善因大惡緣」等的四句分別。這輾轉分別當中又有許多種的情形差異不同，因為這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因緣果報的關聯性，這個部分是唯佛才能究竟了知，地上菩薩

也只能多分或者少分了知，三賢位的菩薩乃是極少分了知，凡夫則是完全不了知而隨因緣業果而流轉。但是人之福禍一點也不弔詭，而是真實不虛，只是自己是否如實了知而已，這也顯示我們對於因果根源的認知與如理修行的重要。

您所說的「因為因果同時故，過現未來其實是一體」，這樣的說法容易落入「因中有果論」的外道邪見當中。對於凡夫可以說「如是因，如是果」，但是對於修行人來說卻未必如此。若都是定數或者都是不定，都違背因果的正理，就是因為法界的實相根源如來藏的存在，所以因果才會如此昭昭不爽的實現，非是宿命論者所說的命運由某一天神、梵天等冥冥中的安排。因果同時的另一正理，是說眾生在受果時也同時在造因；譬如有人為了迴避惡果，在正受惡果時又造下惡因，如此而說因果同時，才是正理，不是指同一件事的因果同時完成的。至於「因中有果論」錯謬的法義，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有詳細說明，此處不多作說明。

至於您提到《無量壽經》中的大菩薩能知眾生得度的因緣業果報，這個部分有定與不定的差別，諸佛菩薩觀察到某個眾生的某種因緣的種子成熟決定，就能夠授記，這個部分我們在三十六期〈般若信箱〉問二有說明過，請您直接查閱。而處事「隨緣」的心態，對於修行人來說該如何？我們引用三十二期〈般若信箱〉問五的一段開示：「就如同佛菩薩在經論中的開示，讓我們修學佛菩提的善淨

業，經努力護持而轉令緣熟，讓障礙佛道的遮障，使其轉令緣缺，更進一步能降伏消除之，證悟的法緣就自然會漸漸成熟了！」而且平實導師於2005年10月在本會新竹講堂開演「隨緣」的勝妙法義，本電子報即將繼《鈍鳥與靈龜》之後連載刊出，屆時您也可以領納真實隨緣的義理。

☒八、常見有人因改名字或改風水而致改變個性（第七識？）以及運勢，這是什麼因果？又或是否干預因果？若有人因逆境而想改名，是否應勸他不改，而告知一切要靠自己？命相、風水、星座等等該如何看待比較好？

答：1.您所說的情形，少部分的人似乎有此現象。但是我們應該從整體來思考這一個問題：「改名字或者改風水，是否為真正改變個性以及運勢的原因呢？若是，為什麼大多數人，就算改過很多次的名字與風水，但仍無法改變個性與運勢呢？」所以改名字與風水對於改變個性及運勢，並非絕對必要條件，頂多乃是一個助緣罷了，非是改變個性與運勢真正的正因。再者，世俗上很多人以改名、改運、改風水的方式，採用制煞的方式，那都是派遣、操縱鬼神來威逼冤親債主。就算有效，通常也是只有短暫的時間，不僅沒有解決因果的問題，反而更造惡業，增加來世因果怨仇的糾結。如是干預因果者，對於自己及子孫都不好。現見替人辦事改運、改因果的人，下場大多不好，就是最好的證明。

風水的改變，對當事人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是因為當事人的如來藏擁有大種性自性的功能，所以會對物質世

界的改變產生感應，所以會有各人不同程度的影響，故風水之說與事實，是符合大乘一切種智正理的，只是風水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若是真要改變自己的運勢，首先得要改變自己不如理作意的行為，這也是改變個性的一種。這樣運勢才會有真正改變的可能，不是全靠外在風水或被外在風水影響；也就是對於自己我所的貪著，以及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都能夠如實的觀察，如理的作意。更進一步能夠如實的觀察自己五陰十八界的真實相貌，斷除我所、我見的執著，努力的培植福德，更能找到因果的根源，這才是真正究竟的改變運勢。所以改變人心才是重要與究竟的作法，不是以外力的方式來作這樣表面短暫的改變。

2.如上所說，眾生畏懼果報的現前，然而業報現前時，不知從根源下手去改。佛弟子有義務向其說明正理，然先得觀察此眾生是否信受。此界眾生心性剛強無比，通常都要自己受到教訓以後才會信受如實語，我們說明正確的知見，對方若有善根因緣者，才有機會為他說明這個道理。所以向其說明後，他改名、改風水與否，單看各人自己的行為決定，也要看應機不應機、道業證量高下的差別而有不同。如此才是究竟改變因果、除惡趨善的正理。

3.在阿含經中說「仰觀星曆，邪命求食者」就是仰口食，因為佛說這種乃是「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所以佛弟子面對命相、風水、星座等等事情，勿需盲從追求，當以正見智慧為導，當以「法求食而自活」。然大乘經中亦有說

菩薩應遠離此事，如《梵網經》卷二：「若佛子，以惡心故為利養故，販賣男女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男女、解夢吉凶。」這樣乃是犯了輕垢罪；除非是義務性的為人解圍除惡，否則都是犯戒的。《優婆塞戒經》卷六也說：「奉事外道見其功德，深信日月五星諸宿，是優婆塞不名堅固如法住也。」是故正信佛弟子不應跟隨世間法而盲目的信受，當以三無漏學的增長為主要改變運勢的作法，如此才是如理究竟的。

☒九、如果修行中出現障難不是來自冤親債主，而是自己本身，這是什麼原因？例如欲對治瞋恚，而瞋恚轉盛；欲對治淫欲，反而淫心愈熾，不修行反而沒事，這是習氣種子的自然反應嗎？還是所謂的心魔？另，為何八相成道，一定要有伏魔這關？這是否表示，魔障和地獄一樣，都是為了修除習氣的設施？

答：1.以廣義的說法來看，修行中一切的障難都是自己本身所引生的，所以如實的了知一切萬法的根源與真相，才是究竟解決的正理。凡夫眾生在修行中所遇到的障難，通常都是自己對於蘊處界的內涵不如實知，對於五陰十八界的境界法有所執著，或者因為邪見邪教導，而對於「戒律的精神」錯解誤會，或者由於惡知識的邪教導等等造成，大多是不如理作意的結果，也是由於邪見的誤導所引生。

2.至於一般人欲對治三毒心，反而造成貪瞋癡的加強現行，這樣的情形有很多種，不可一概而論。有的乃是因為過去世所熏習的業種現行，若能如理作意的轉依，很快的

就會消除了。但有的乃是因為自己邪見的錯誤認知，如斷滅論者；有的乃是因為惡知識邪教導的關係，例如鬼神魔在定境或夢境中所作的邪教導，或者如藏密喇嘛、上師、仁波切、活佛等的雙身法邪教導，有的則是自己五陰魔的問題，這些都會導致貪瞋癡三毒心的轉為熾盛，故當審思自己是哪一種情形而對治。而佛在《楞嚴經》中有開示五十陰魔的境界相，就是在說明這個部分的法要。我們都在期待2009年開始平實導師的《楞嚴經講記》出版，當中就有詳細解說這部分的法義。

3.最後身菩薩成佛的八相成道當中必有降魔的過程，乃是因為只有諸佛才斷盡四魔境界。因為成佛之時斷盡識種流注的變易、無始無明塵沙惑、分段生死、變易生死及五陰生死的魔境，具足證得一切種智。所以降魔的過程是必須示現的，如此顯現諸佛具足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十號具足的功德名義，非是施設法，乃是真實可證的功德境界。若想要了解四魔相關的法義，平實導師在《楞伽經詳解》第一輯及《起信論講記》第六輯有甚為詳細的解說開示，請自行請閱。

☒十、導師說，三地菩薩的意生身能到他方世界說法。請問：1、去他方世界的意生身是否有見聞覺知？2、住此世界色身中的第八識能否將內相分變現於意生身中？又：人為什麼要睡覺？最初下達睡覺指令的是第七識嗎？

答：1.三地滿心或四、五地所得的意生身，稱為無漏妙定意生身。這樣的意生身是有見聞覺知的，是依於見道功德、四禪八定五神通及無生法忍的現觀證德，其禪定漸漸轉為無漏妙定，功德增上，在等持位而發起的意生身，當然會有見聞覺知。也因為具有見聞覺知，此意生身能到他方世界為眾生說法，乃至到諸佛淨土親從諸佛受法，成辦佛法事業。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二：「佛告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由延，因先所見，憶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從世尊的開示中可以知道，意生身雖然去往他方，無有任何的物質色法可以障礙祂，也可以到極遙遠的國土，依於菩薩的無生法忍功德證量而定，所以空間的遠近亦不能障礙祂，只有菩薩的增上心學及增上慧學的證量高下差別是其限制。而且意生身之出生亦是第八識自心如來識種之流注而成就，此流注的功能不是色身所能障礙，亦非空間距離物質所能局限。因此不僅意生身之見聞覺知內相分為自心如來所變現，意生身本身即是自心如來所出生。然而應注意的是，不可錯將意生身與此世間發起意生身的三地滿心菩薩之了知完全切割，此三地滿心菩薩能同時知此世間及化現他方意生身之所有境界諸事，處理無礙，如此才是菩薩不可思議之解脫境界。請參考平實導師所著《楞伽經詳解》第三、四輯。

3.人生活在人世間，有色法及心法的和合運作，才能生存

於世間中。而物質的色法功能運作有其侷限性，必然會有種種生理上的新陳代謝發生，才能保持色身的正常功能運作。當色身的功能能夠正常的運作，人類的心法也才能夠依靠色身的功能而正常的運作。當色身的生理在長時的運作下，堆積了許多新陳代謝所產生的廢棄物時，人的意識就會察覺色身的疲累而需要睡眠休息，以便色身進行排泄已堆積的廢棄物。因此，人會睡覺，是因為第七識末那透過自己與意識、如來藏共同成就的融通妄想，察覺自己色身的疲勞法相，因執身根疲勞的法相，故由末那識作成睡眠的決定，不知不覺間讓意識等六識斷滅，使得色身得以休息恢復精力。故下達睡覺指令的心是末那識，但不是由末那識自己即能成就這個作意或指令。

☒十一、「釋迦牟尼佛的報身仍在色究竟天講法」，這種說法的經典依據是哪部，如何說的？

答：在多部經中都有提到這個部分，如《大乘入楞伽經》卷二：「譬如藏識頓現於身及資生國土一切境界，報佛亦爾：於色究竟天頓能成熟一切眾生令修諸行。譬如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光明照曜；自證聖境亦復如是，頓現法相而為照曜，令離一切有無惡見。」而《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二亦有記載佛的開示，說明佛寶具足三身、四智、六種微妙功德，當中也有詳細說明佛的自受用真報身，運身直往色究竟天，出過三界，淨妙國土坐無數量大寶蓮華，而不可說海會菩薩前後圍遶。

而《華嚴經》有更大量詳細的說明開示，此處篇幅所

限無法一一舉出，若對佛的莊嚴報身在色究竟天宮說法的內涵想要瞭解的話，請您恭閱《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大方廣佛華嚴經》。

☒十二、末學在《宗門正義》裡讀到導師為了聖嚴法師，提到「多世以來，與吾師互為師徒，因緣不可謂小；千年前，在克勤大師座下同參，余曾明告密意，然余師一向持疑……真是千年核桃也。」（詳見433則）末學毫不懷疑導師所言和聖嚴法師多世互為師徒的說法，問題是：

1、聖嚴法師既然千年前在克勤大師座下就沒開悟，而且「一向持疑」，從他今生仍然沒悟來看，可以假定他始終不曾開悟過，那麼，既然他和導師「互為師徒」多世，表明他生生世世大多數是在佛門中修行，那麼少不得會像他今天這樣胡亂開講般若、毀壞正法，按照因果，他理應早已在地獄或者在三塗中輪迴，可為什麼他仍然能得人身並且一直能夠繼續他破法的惡業呢？他哪來那麼大的福報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福報能使他在錯傳佛法的惡業下能暫緩地獄業？末學擔心有誹謗者會以此作為口實，來證明聖嚴法師沒有錯講佛法，是以請教。

2、導師和克勤大師都曾「明告密意」，按照聖教，這樣不會有破法的嫌疑嗎？《六祖壇經》中也曾隱覆講到，慧能法師為了情勢所迫，在逃跑途中也曾明說密意。末學請教，是否在某種情況下明告人密意是安全的？是不

構成破法後果的？

答：1.有關聖嚴法師的說明，我們在〈般若信箱〉三十六期問十當中已經回答得很清楚了。若聖嚴法師往世都無大名聲，也能嚴持戒律、不妄說法，當然仍可以留住人身。但此世因為假藉傳播媒體的幫助及大量著書立說，成就大道場、大名聲，這是假藉 佛的福德及眾生的迷信崇拜來成就的，不是因為他自己有大福德而成就的。導師私底下曾說，這是在受用他自己未來無量世將有的福德，也是在受用眾生種福田的福德，使他自己的福德大幅度減少，對他自己是不好的。他有沒有講錯佛法？請從他的書中所說都是在勸人遠離我所貪著上面用心，都是在意識境界上運作，從來不曾講過斷我見的正确內容，並且以意識的離念作為證悟，而不是以證如來藏作為證悟，就可以知道了！而且他的網站上面近年來改為主張親證如來藏，但隨後又說如來藏是假名施設，並無真正如來藏可以親證，就可以證明他此世是錯講佛法、誤導眾生的。

2.在眾生見道因緣不成熟的時候為其明說密意，乃是 世尊特別告誡我們應該避免的。若是明知此一告誡而故作，乃是「虧損如來、虧損法事」的極重罪。對於您所提的問題，其實 平實導師在公案拈提第一輯《宗門正眼》的初版自序當中，已經說明得很詳細：「世尊住世亦曾明說真如密意，言下數億人天夜叉悟無生忍——開悟明心。真悟之人皆能如此，而不肯為者，第以吾人非如 世尊能觀眾生根器，恐信不具足者聞之謗法，故不可明說。」所以，

諸佛菩薩都有時智，也就是能觀察眾生根器的智慧，對於「此人、此處、此時」的因緣時節是否成熟？諸佛菩薩能夠觀察判斷無誤，而給予合適的機鋒與開示。甚至有些眾生見道的因緣已經具足成熟，就會對他明說，雖是明說而無退失或者謗法的過失。然證悟的菩薩若欲為人明說，先得要思量一個問題：「自己是否有此觀察因緣成熟與否的能力與權限呢？而為人明說是在幫他還是害他呢？」當以此思量之，切忌因為一己之私，例如：鄉愿、求名聞、利養、地位、為展示悟者身分等等私心為由，而在因緣不熟的情形下為人明說真如密意；這樣造作了「虧損如來、虧損法事」的重罪，也導致聞者不信而無法生起智慧，乃至隨即背叛，反而害人害己，這都是本會離去者已曾發生過的事實。而此惡業極其深重故，這是一切人都無法承擔的重罪。想想自己過去無量無數多劫修行到了現在這個地步，卻因為一己之私心而造作極重破法之罪，捨報後一切皆失，實在不值得，一切證悟者當深思之。後舉 平實導師在《真假開悟》中，為證悟的菩薩們開示之法語以為警惕銘記：「防惡固有多端，然其首要，在於保持覆護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所在之密意，此是 佛世尊最深密記故；若向人明言密意，即是虧損如來之無間地獄重罪故；若公開宣佈密意者，即是更嚴重之虧損如來故，唯有捨壽後入住無間地獄中無量數劫也。」





法義是非應分明

承襲印順及密宗應成派中觀思想的昭慧法師……等人，佛光山星雲法師、慈濟證嚴法師，以及追隨這些大法師的出家僧寶們，對於正覺同修會的如來藏妙法，總是極力的抵制；這將會使您們此世及未來無量世的開悟明心，產生嚴重的遮障而不能見道。當您們不斷的派遣法師到各處素食館、佛教文物店，向店主誣稱正覺同修會的法義是邪法，並誣說平實導師是邪魔外道，要求各流通地點的主人拒絕正覺書籍的放置，使得正覺利益學人道業的功德不能成就，您們的作為確實產生了一些作用。

但是，做人可以有時難得糊塗，法義的是非卻直接影響到佛法的修證，而且也會直接影響到未來世法身慧命的出生是否順利，並且會有嚴重不可愛的來世異熟果必須長劫受報，這些都是與自己息息相關的。可是印順派……等法師們！您們卻不想面對這個切身利害的嚴重問題，只是一味的想要維持印順派邪法的命脈，以免自己又得重頭再開始學法，也將會失去名聞、利養與原有的佛教界名聲。因此仍然繼續縱令隨學法師在各地遊說流通佛法書籍的場所主人，要求他們拒絕正覺的如來藏妙法書籍置放。

假使您們說正覺的法義有過失，就應該寫書評論正覺的法

義過失所在，使得正覺可以改正。但是印順派的法師們卻不肯如此做，而且在被廣為辨正法義之後，仍然不肯、也無力著文回應，效法鴛鴦作風而躲避起來，只能繼續在私下口說妄語來毀謗正覺、對法寶流通處做遊說……等不光明的小動作。但是，既然敢指稱別人是邪魔、外道，就有義務舉證別人為何是邪魔外道的理由，以文字寫出來公佈，這不正是自命為佛法真正住持者的印順派法師們所應該作的最重要事情嗎？破斥邪說而顯正法，不正是自命正法的印順派法師們不可逃避的大事嗎？怎能故意迴避呢？當您們認為正覺的法義是外道法時，破斥邪說不正是您等印順派法師十幾年來所做的事情嗎？為何一遇到正覺的法義，就只能暗中抵制，而不能像以前破斥現代禪一樣的勇猛無懼？您們的護法心性難道都喪失了嗎？都只能在私底下做不分法義是非的遊說工作了嗎？或是您的護法之心因人而異嗎？

請您們千萬記得：人間是非可以有時糊塗，但是佛教法義的是非攸關您們未來無量世的法身慧命。是否可以冷靜的考量一下自己未來無量世的法身慧命？而您們出家去學印順派的中觀見，目的難道不是為了修證佛法中的解脫道與佛菩提道嗎？為何不肯正視與印順不同說法的內容，而從事實上加以實事求是的探究？您們已經忘了當年出家時的目的是嗎？出家所為何事？探究佛法要旨，不正是您們出家的目的嗎？何妨夜深人靜時，詳細的思量一下？

對於西藏喇嘛們，事實已擺在眼前：《狂密與真密》四輯共 56 萬字的大量篇幅，已經詳細一一舉證西密（藏密）的法義

純粹是外道法，與證悟無關，也與般若實相無關，更與一切種智增上慧學無關，都只是人間男女淫樂的藝術而已，卻冠上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欺瞞世人。假使藏密的雙身法真是可以使人成就報身佛果的話，您們就應該為文說明其理由，並將平實導師 56 萬字的四輯著作中所說，一一加以辨正。如果不能如此，只是一味的迴避，又怎能證明藏密不是外道法呢？

對於一般學佛人而言，拒絕閱讀正法書籍，拒絕試著瞭解不同的說法，才是法身慧命發起的最大致命傷。總是一直有人迷信印順派法師的否定說法，就隨著極力抵制正覺弘揚的世尊如來藏法教，為何不肯試著讀讀看？為何連一本都不曾讀過，就迷信少數法師的話而大力的抵制？當您所抵制的法義正是佛教中的根本大法如來藏時，捨壽後的果報會如何？對您自己的道業影響又如何？印順派的法師們對您說的話是真實語嗎？他們是否執著僧衣表相而自以為是呢？他們的法教與正覺法教的不同何在？難道您對這些問題都不想瞭解嗎？有智慧的人，絕不會迷信他人的言語，而會在實地閱讀雙方的著作之後，由自己作下判斷與決定，不會把自己的法身慧命孤注一擲的盲從別人的指示。

您讀過這篇文章以後，是否能冷靜的為自己的法身慧命著想，而加以詳細的實地閱讀正覺與正智的書籍，然後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決定？因為這對您才是最重要的事，否則學佛又是為了什麼？難道只是想要追隨一個被崇拜的人而不顧法義是非嗎？難道不是想要探究真相嗎？當正覺把別人讀都讀不懂的印順派法義，一一提出詳細的辨正之後，而那些印順派的大法

師們都無法對正覺同修會的法義辨正加以絲毫回應時，真相不就已經大白了嗎？難道他們是十幾年來都容許別人評論而不作回應的嗎？難道他們真的是度量很大的人嗎？為何以前不許任何人評論的印順派法師們，今天卻完全不在法義上寫出來回應正覺同修會呢？請您詳細的實地瞭解以後，再為您的法身慧命做下正確的決定，千萬別把自己的法身慧命隨便交給別人來決定！

正覺同修會 敬啟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25957295 (總機)

新竹講堂 (03)5619020

台中講堂 (04)23762138

台南講堂 (06)2820541

高雄講堂 (07)2234248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595-5222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

2006 年 12 月 16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五〇〇〇冊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道種智的證量，領導正覺同修會勝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渡渡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